

言言齋善本圖書

唐權德輿撰陸宣公翰苑集云公有制誥集一十卷奏草七卷中興^書奏
議七卷今欽定四庫

唐權德輿撰陸宣公翰苑集序云公有制誥集一十卷奏草七卷中
書奏議七卷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著錄翰苑集二十二
卷注內府藏本提要云案唐書藝文志載贊議表疏集十二卷又翰苑
集十卷常處厚纂陳振書錄解題載陸宣公集二十二卷中分翰苑謄子
為二集其目亦與史志相同惟晁公武讀書志所載乃只有奏議十二卷
且稱舊有謄子集五卷議論集三卷翰苑集十卷元祐中蘇軾乞校正
進呈改從今名疑是哀諸集成以書與史志各目全不相合考尤袤遂
初堂書目所列實作翰苑集而錢曾讀書敏求記所見宋槧大字本
二十三卷六作翰苑集則自南宋以後已合議論表疏為一集而總題以翰苑
之名公武所見乃元祐本恐非全冊而今世刊行贊集亦有題作陸宣公
奏議者則又沿讀書志而失之者也據此則宋刻本以下皆二十三卷四

庫著錄內府藏本即天祿琳琅書目明板集部之明翻宋本張金吾
愛日精廬藏書志載有元至大辛亥嘉興路郡守財胎王子中刻
本莫友芝邵亭知見傳本書目云張藏為黑口本二十二卷葉二十三行行
十九字題唐宣公集板心題翰苑十卷奏十二卷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
載有明萬曆刻本二十四卷云萬曆三十五年吳道南為贄二十七世孫基
忠校勘又載一明刻本亦二十四卷板心有不自堂字陸心源酌定樓藏書
志載有明正德本二十二卷又載明仿宋本二十四卷分制誥十卷奏草
七卷奏議七卷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亦有之不知為明何時所
刻邵目載有弘治十五年陸全忠刻本二十四卷陸瞿所稱二十四卷者或
即弘治刻歟余見明天順元年延祥刻唐陸宣公集有項忠序分制誥十
卷奏草六卷奏議六卷共二十二卷前有宣德三年金寶撰胡元節重

刻序後有永樂十六年齊政序黑口本此外嘉靖丁酉刻本有沈伯成序萬
曆辛巳刻本有葉逢春序均作二十二卷蓋二十二卷與二十四卷本之別不過
奏草奏議六卷七卷之分併無關要旨也元時有至正甲午翠巖精舍刻
宋郎暉注本分奏議十五卷光緒十二年淮南官書局仿刻本附刻制誥十
卷無注前有光緒四年陸心源刻書序云此本十五卷當合奏草及中
書奏議為一而又多析一卷耳余按此為注本作者以注中字數之多少
分配成卷故不必與原卷相應光緒丙戌有公善堂刻仿宋大字本題唐
陸宣公集通連計數為二十二卷題下分制誥卷第一至卷第十
奏草卷第一至卷第六大題為卷第一至卷第六
七至卷第十六中書奏議卷第一至卷第六大題為卷第一
七至卷第十二
半葉十行行十七字前後無序跋不知據何宋本翻刻邵目載有一大字舊刻
本半葉十行行十七字者或即此所據以仿刻者此本明刻白口本二十四卷

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棉紙精印前後無序跋必為書估拙去偽元宋
本手前蘇軾進讀奏議劄子後刻印宋元祐八年內府刻八字一行又于
目錄後刻印元祐八年七月刻七字一行字體墨色全與本書不符不
值閱者一噓然序跋年月既無可取證則不能定其為何時刻本萬曆
萬曆十五年刻本及不負堂刻本均二十四卷者相校字體既非萬曆
板心亦無不負堂字其非此兩本可知細審似是弘正間所刻陸志所云
明仿宋本二十四卷邵目所稱弘治十五年陸全忠刻二十四卷者當即此
本陸志不詳刻本年月意者其前後重刻序跋亦必為書估拙撤故
無從指實耳余家藏陸集甚夥于先緒間仿宋仿元兩刻號稱精善
明刻中當推此為第一矣丙寅小寒六候一日邵園老人葉德輝記并書
時年六十有三



唐陸宣公翰苑集叙



權德輿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
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
其善排群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
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去聲不能同其器方鑿
圓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
衰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
擯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侶之
子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

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
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為賚曰願以此奉太夫
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
判拔萃調渭南簿本傳作別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皇
帝春官時知名召對翰林即日為學士由祠部員外
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書
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而
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不
拱手歎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陛
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勃興楚昭

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臣
草辭無諱庶幾群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
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
不惟神武之功瓜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
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
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
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
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親
信有時讒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
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

泫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叙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且夕俟其輔政爲竇叅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殿

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叅納劉士寧之賂爲李異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叅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列

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
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
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
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
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
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集
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陽
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也
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俾獯
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則

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
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其
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揭日月
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
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
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
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
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
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
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

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
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丘軻
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
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
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
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
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以
類相從冠于漏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俾
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其
偉歟

進讀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
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
恭惟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
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
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
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已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
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
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

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
苛刻爲能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贊
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贊以消兵爲先德宗好
聚財而贊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
將之方罪已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
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
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
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

西閣即私相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

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
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子百
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
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
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
加校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復熟讀如與贊言必能
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取進止

宋元祐八年內府刻

唐陸宣公集目錄



制誥

卷之一

奉天改元大赦制

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

卷之二

貞元改元大赦制

冬至大禮大赦制

卷之三

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制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
誅李希烈後原宥淮西將吏并授陳仙奇節

度詔

重宥淮西將士詔

卷之四

賑卹諸道將吏百姓等詔

優卹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

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等州百姓詔

議減鹽價詔

賜京城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人詔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改梁州爲興元府升洋州爲望州詔

卷之五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

平淮西後宴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

加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招諭朱滔詔

招諭淮西將吏詔

招諭河中詔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勅

甄獎陷賊守節官詔

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

不許諸軍侵擾勅

放淮西口歸本貫勅

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

卷之六

冊淑妃王氏爲皇后文

冊嘉誠公主文

冊蜀王妃文

冊杞王妃文

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告謝玄宗廟文

告謝肅宗廟文

告謝代宗廟文

祭大禹廟文

制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制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制策問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

答宰臣請停大禮表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答第二表

答第三表

答百寮賀利州連理木表

答宰臣請復御膳表

答百寮請復御膳表

卷之七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渾瑊侍中制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劉滋崔造齊暎平章事制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李勉太子師制

姜公輔左庶子制

崔造右庶子制

盧翰太子賓客制

卷之八

賈耽東都留守制

崔縱東都留守制

晉王荆襄江西等道兵馬都元帥制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卷之九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唐朝臣振武節度使論惟明廊坊觀察使制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嘉玉橫海軍節度使制

馬燧李臯賜寶封制

韓洗度支鹽鐵轉運等制

李叔明右僕射制

李澄贈司空制

除鄧州歸順官制

李納檢校司空制

卷之十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賜安西管內黃姓羣官鐵券文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與回紇可汗書

賜吐蕃將書

賜吐蕃宰相尚結贊書三

奏草

卷之一

論關中事宜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卷之二

論叙遷幸之由狀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卷之三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重論尊號狀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卷之四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奉天論解蕭復狀

奉天薦袁高等狀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奉天奏李建徽揚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卷之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又答論姜公輔狀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卷之六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

便狀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卷之七

鑾駕將還官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貴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奏議

卷之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論齊映齊抗官狀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卷之二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汭邊州鎮儲蓄軍

糧事宜狀

商量處置實參事體狀

奏議實參等官狀

請不簿錄實參莊宅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卷之三

○謝密旨因論所宜事狀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卷之四

論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卷之五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

又奏量移官狀

○又進量移官狀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卷之六

均節賦稅區百姓六條

卷之七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目錄終

元祐八年七月刻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一

奉天改元大赦制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改過朕嗣
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桃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
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
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
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
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垂于後肆予
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
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不上通事既
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師四方轉餉
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
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
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
誅求疲叩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
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
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曾莫愧畏
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負於
黎庶痛心覩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

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辱逐大盜載
張皇維將弘求圖必布新令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
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獲以徽號加于朕躬固辭
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
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
所以化成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
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余不德祇益懷慙自今以
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夫人情
不常繫于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弘德
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爲之父

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曆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
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
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爽以前大辟
罪已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
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勲舊繼守藩維朕撫
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保安兵興累年海
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
罪屈已弘物予何愛焉庶懷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
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
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卽遣使分道

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
至誠務欲弘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
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朱泚大爲
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
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
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
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順
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天下左降
官卽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
藩鎮劾一作力并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官兼別勅諸

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
有痕累禁錮及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
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敘人之行業或
未必兼構大厦者方集於群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
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沉鬱既久朝過
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
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諸軍使諸道赴奉天
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杆固
全城驅除大憝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
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

奉天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
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
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
死之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
繼代代無絕其敘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准
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勅處分諸道諸軍
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寧惟爾之力其
應在行管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
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內
外文武官三品以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上各加一階

仍並賜勳兩轉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埋胔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間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管官為墓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所在逐近便收墓應緣流貶及犯罪未墓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墓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嘆道路無聊况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執墾及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寧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

兇醜犯闕遠用千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寧式當褒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求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跡丘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具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器幹堪任將帥者委常叅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惻獨不能自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

其有年九十已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
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兵之後內外耗竭
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
飾率已師儉為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
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
費委中書門下卽商量條件停減聞奏布澤行賞仰
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于
懷赦書有所未諉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
前事相言告以其罪罪之亾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
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

知

平朱泚後車駕還京大赦制

門下致理之體先德後刑禮義興行故人知恥格教
令明當則俗致和平然後姦慝不萌暴亂不作古先
哲后莫不由斯國家受命百七十載八聖儲慶敷佑
下人邁種寬大之德累蠲苛酷之令蓋仁之所積者
厚故澤之所流者深茲予小子獲主重器懼於理亂
之本溺於因習之安授任不明賞罰乖當立法以齊
衆而犯命愈甚興戎以除害而長亂益繁賊臣蓄姦
乘釁竊發九廟乏祀屯人靡依猥偷肆其吞噬豺狼

穴於宮闕歲未云半載罹播遷仰慚穹昊俯愧臣庶
敢愛賈越苟全眇躬誠懼益縱寇讎重辱宗社忍耻
誓志庶補前羞賴億宅心不忘先德諸帥戮力恭
行天罰俾余寡昧再膺多祐總乾綱於旣紊復天柱
於將傾言旋鎬京不改舊物宗祧有序朝享有期責
重慶多深增感惕嗚呼君者所以撫人也君苟失位
人將安仰朕旣不德致寇興禍使生靈無告受制克
威苟全性命急何能擇或虧廢名節或貪冒貨利陷
於法網事匪一端究其所由自我而致不能撫人以
道乃欲繩之以刑豈所謂恤人罪已之誠含垢布和

之義滌清汚俗咸與更新可大赦天下自興元元年
七月二十三日昧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
覺已結正未結正見繫囚徒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
之今年五月二十八日已前左降官卽與量移未復
資者更與移近處流人及犯配隸藩鎮效力並卽放
還凶官失爵放歸不齒者量加收叙未復資者更與
進改其黜免人等有素著行能傷連譴累特加錄用
勿以爲負不有忠者誰復社稷不有勞者誰從巡狩
連帥之重所以殿邦禦侮也二千石之任所以分憂
共理也方鎮將校勤奉戎役中外寮吏恪居官次國

有大慶所宜同之內外文武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
爵一級四品已上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司徒兼中
書令晟英特傑立光輔中興再定皇都一匡天下推
恩之典貽慶無窮宜與一子五品正員京官侍中瑛
沉遠忠厚服勞王家保全危城翦除大憝嘉乃茂績
次于寵章宜與一子六品正員京官鎮國軍潼關節
度使檢校右僕射駱元光京畿渭南商州節度使檢
校右僕射尚可孤邠寧等州節度使檢校右僕射韋
遊瓌奉天行營諸軍節度使檢校右僕射戴休顏咸
秉大節著于艱難同勳叶忠翼我興運宜各與一子

七品正員官諸道節度使及行在都知兵馬使興元
扈從左右金吾大將軍金吾六軍大將軍等各與一
子八品正員官諸道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各與一子
九品正員官應諸軍赴上都收復將士等俱以純誠
奮其勇節連年帶甲百戰摧鋒有忘身以效命有滅
親以徇義誓平國難如復私讎競揚貔虎之雄克清
梟獍之孽策勲行賞傳嗣榮親播乃功名與國終始
自去年冬已來未經甄叙者卽與超八資改轉已經
甄叙者更與超三資進改三品已上祖父母在先無
官封者量與致仕官及邑號已者並與追贈四品已

下父母在先無官封者亦授致仕官及邑號以者與
追贈其賞錢委所司卽依元勅支給應扈從將士三
品已上賜爵兩級四品已下各加兩階仍並賜勳其
祖父母官封追贈並准收京城將士例處分應扈從
官普恩之外三品已上賜爵兩級四品已下各加兩
階仍普賜勳三轉其祖父母父母封贈並准收京城
例處分應扈從官普恩之外三品已上更加爵一級
四品已下更加一階若常參官祖父母父母在先無
官封者量授致仕官及邑號以者與追贈諸州刺史
普恩外賜爵一級諸道進奏陪位者更加一階其奉

天定難及元從功臣宜令本軍本使卽定名聞奏所
司各准元勅優賞其諸道軍鎮及行營將士三品已
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上加一階仍准今年正月一日
制速與甄叙成德淄青魏博等節度并諸軍應歸順
將士等各蘊誠義積著功勞由朕失於撫綏頃歲暫
懷疑阻尋能勵節不替舊勳是資宴犒俾洽王澤宜
委所司卽約額支計各賜錢物賞設仍委本節度准
前後勅速條疏甄叙其朔方并諸軍應在河中管內
及同州將士等自遠赴難解其重圍念茲功勞並未
酬報雖遭脅制情有可矜應到行營未經甄叙者並

准元勅超五資改轉其賞錢比收京城將士例各給一半委本軍兵馬使條錄名銜聞奏所司支計給付其食實封者亦便配額令其請受應天下諸道軍將士等如有年老及疾患尪弱不任軍旅願歸鄉里者並給終身優復州縣切加安存勿令侵擾如無家可歸者給田宅使得存濟見危致命先典所尚況忠衛社稷殺身成功朕於斯人義有加等贈太尉秀實天授貞烈沮茲姦邪蒼黃之中獨蘊雍斷將紆國難詭收寇兵兇謀既虧吾事果濟忠誠奮發手擊渠魁英風凜然振邁千古宜卽差官致祭并旌表門閭府縣

護其喪事緣葬所要一切官供仍於墓所官爲立碑以揚徽烈其所賜實封五百戶嫡子正員三品官諸子授正員五品官委中書門下卽准元勅處分應諸道諸軍將士有身死王事者委本道本使具名銜聞奏卽與褒贈仍以在身官爵授其子孫內外文武官及諸親諸色人等有橫遭逆賊殺害者各聽其家及親識人於所司陳牒勘實聞奏亦與追贈如跡著忠烈後所明知仍訪其子孫量加優恤尚齒養老王風之首三代制理未或遺年朕將遵古典以興仁本人心而教孝用優秩賜式慰里閭京兆府耆壽年八十

已上並與版授刺史仍賜紫八十已下及諸州府者
壽年八十已上並與版授本縣令仍賜緋天下侍老
者壽亦各與版授官如年九十已上者州縣長吏歲
時躬親省問貧弱不能自存者量賜粟帛頃屬多難
人流俗弊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賦役繁起農桑
失時哀哉瘡人况可小息然以國計猶歎軍實靡充
未盡復除良增愧悼應天下建中四年年終已前所
有諸色逋欠在百姓復內者一切放免百司及諸軍
諸使舉放利錢今年六月已前百姓欠負未納者亦
並停徵京兆府百姓普恩外給復一年其供頓官吏

委京兆尹類例具名銜聞奏量與優獎古者計戶以
署吏因時而建職旣不乏事亦無冗員今田畝汙萊
版圖凋耗齊人編戶託庇官曹貪吏猾胥誘為囊橐
啓姦墮業為害尤深應在京百司色役人及流外等
委御史大夫卽與諸司使長官審詳商議據見所掌
事之閑劇定額聞奏仍校名送中書門下務從減省
副朕憂人以後應須署置並定名先奏仍永為常式
今年正月一日赦書節目有所未行者所司並舉而
行之赦書或有不該卽比類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
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

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一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二

貞元改元大赦制

門下王者體元立極欽若乎天地纂業承統嚴奉于
祖宗用能百神允諧垂庶承賴立國之本斯其大經
朕燭理不明違道招損往遭多難淪陷國都天地宗
祧曠而莫主則是欽若嚴奉之義缺矣甚用懼焉洎
復京師遽將告謝有司以人力耗斲禮物廢隳日居
月諸歲聿云暮卜其吉日俯在上春齊心永懷坐以
待曙而百辟卿士抗疏上言咸謂人心未寧不足以
盡敬寇孽猶在不足以告功迫於羣情俯抑誠願郊



廟孔邇瞻言莫從悼心慚顏胡寧自處重以和平未
洽災沴荐臻去歲旱蝗兩河為甚人流不息師出靡
居加之以徵求因之以荒饑困窮殍餒轉死丘墟閔
輔之間冬無積雪土膏未發宿麥不滋詳思咎徵有
為而致兵戎之後餘稜尚存獄犴之中深寃未釋又
河中淮右逆將阻兵扞脅齊人陷之死地雖欲自雪
厥路無由抱義銜寃足傷和氣此皆由朕爽德播災
于人為之父母實用愧恥今玄陰已謝春日載陽勾
萌畢伸幽蟄咸震思與海內同心自新發號更元用
符天意宜改興元二年為貞元元年自正月一日昧

爽已前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
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先准勅令量移收叙
人所司據節文速與處分應河中脅從將士多是奉
天赴難功臣本居朔陲夙尚忠節豈以一夫詰誤棄
其累代勲庸朕於此軍尤所不忍特宜洗滌以待初
誠自非與官軍決戰死於鋒刃其餘雖臨陣擒獲亦
從釋放棄逆歸順者在身先有官爵實封一切如舊
仍准前後勅所在便給賞錢并與甄叙如有因危效
節建立殊庸量其事績特加獎擢李懷光若能翻然
悔過束身赴朝念其嘗有大勲必當終始全護仍准

前勅授之官封朕於功臣庶亦無負淮西將吏百姓等皆被劫制久為匪人詢事原情諒非獲已今王師四合計日誅夷玉石俱焚用增惻憫宜令諸道進軍之日唯在首惡一人自餘徒黨悉從原宥如有歸順及立功者並在河中將士例褒獎夫為國之要在於審官共理分憂守宰彌切闔境性命繫乎其人將使里閭無愁苦之聲風俗興廉讓之教得不慎簡髦彥寄之化源自今已後諸州刺史有關中書門下於朝官中精擇有理人才術者授之如刺史縣令在任頻年課績尤異者擢授侍郎給舍郎中御史中外迭處

用觀其能賞罰必行期於競勸自頃選曹署吏唯以書判求人務騁浮華莫稽實行且能言者不必適用蘊用者或未能言凡為擇人其在精覈宜令清資常參官每年於吏部選人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縣令錄事參軍者所司依資叙注擬便於甲曆之內具標舉主名銜仍牒報御史臺如到任後政尤異者有賊犯事跡著明者所司錄舉官姓名聞奏以為褒貶其內外員及京城諸使名目委御史審勘會商量并省停減仍集百寮定議務從簡約息費使人其京官職田及息利官錢等黠吏詆欺移易疆畔或貧人轉徙

捕繫親隣日月滋深耗弊彌甚亦令百寮議其折衷
擇善而行往以賦役殷繁人不堪命定為兩稅事額
易從比屬軍興或踰始制法無所守吏益為姦哀我
勞人汙可小息自諸道州府除兩稅外應有權宜科
率差使一切悉停京畿及近縣所欠百姓和糴價直
委度支卽勘會支給諸道非臨寇賊州縣自冬已來
點召官健子弟並宜放散任營生業應經陷賊州縣
百姓屋宇被焚毀并貧病老弱及遭傷損之類所在
量加優恤使得安存天下名山大川并自古聖帝明
王賢臣烈士祠廟墳墓各委當處長吏擇日致祭必

資精潔以達志誠班制有差所以序賢也庶秩有等
所以明勸也今或高卑失序中外相踰至於卿士之
家尚罹凍餒之患忠信重祿豈其然耶內外官祿及
俸錢手力雜給等委中書門下度支卽參詳定額聞
奏應赴奉天及收城將士等並功存社稷節著艱危
中心藏之豈忘酬報頃緣府藏空竭賞給未周乃眷
勲臣實用增愧應准元勅合請賞錢人委所司節減
在官及百司費用據所有財物速與給付應在京城
及諸道立功將士等先有詔旨並許甄叙所司勘會
淹歷時月委中書門下卽准元勅處分諸軍行營并

河中朝邑被脅從將士家口在京及諸州府者宜令
本道節度觀察使安存賑恤各令優給應諸軍使立
仗見在城將士等共賜七萬匹制書有未該備所司
速皆類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
之凶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
行五百里遐邇咸知

冬至大禮大赦制

門下君天下者受命于天地繼業于祖宗致其誠心
惟敬與孝違敬莫大乎廢祀虧孝莫大乎黷神朕以
眇身屬承大統縱欲敗度浸生厲階兵連禍深變起

都邑六師播蕩九服震驚郊廟園陵陷於凶逆神人
之主將迨周星列聖大業幾墜于地違虧敬孝罪由
朕躬撫臨萬邦甚用自愧側身思咎庶補將來股肱
元臣比義叶德爪牙衆士戮力同心誅大憝而都邑
廓清翦逋寇而關河底定茲再與王公卿尹洎億兆
之人備其盛容修其禮物薦誠清廟展敬園丘陳謝
罪愆告雪憤恥感慕慙惕若無所容上帝崔懷再新
景命豈伊匪德獨荷鴻休思與普天誕膺多福可大
赦天下自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昧爽已前大辟
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

輕重常赦不原者咸赦除之左降官量移近處流人及藩鎮效力並卽放還應有瘕殿禁錮前後恩赦節文未諉及者亦宜洗雪勿以為累李希烈僭逆不道誠所難容朕憫念蒼生務息征討頻有詔命許其自新若能歸降依前勅待以不死淮西管內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原宥與之如初先有官封亦皆復舊如能特建功效者當別抽擢若家口親屬在諸道者長吏綏撫各使安存其歸順百姓仍委節度觀察使刺史給空閑地任便安居優復終身務令全濟待事平已後聽歸本貫天下百姓去年十一月已前欠負官

稅官租及諸色人逋懸一物已上但不在官典復內者一切免放內外文武官見任及致仕官三品已上賜爵三級四品已下加一階天下諸使諸將軍士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白身人賜勳三轉自頃克渠倡亂逆臣附姦保據國都憑陵旬服朕出次郊邑再遷巴梁險阻艱難靡不經歷暴亂之後仍彰烈士之功憂危之中方見直臣之節錄勳進善其可弭忘應奉天興元元年扈從立功并收京城將士食實封者各隨文武與一子官餘並加兩階仍賜勳三轉其文武百官應扈從到興元府者五品已上

賜爵一級六品已下加一階合入三品五品者不拘
考限聽叙其五品已下父母未經追贈者與追贈應
平河中將士卽准元勅速與甄獎自建中四年已來
有身死王事義烈著明未經褒贈者本道卽具名銜
事跡聞奏諸道有解退官健州府長吏切務安存仍
量以空閑田地給付免其差役任自營生社稷之勲
以輔興王業統帥之任以總制戎麾參袞職者其德
崇授旄節者其功大方鎮乃國之垣翰禁衛實予之
爪牙尹京實賴於肅清主計允資於辦集所頒慶澤
宜越常倫司徒兼中書令晟宜與一子五品正員官

并四品階諸道副元帥與一子六品正員官中書門
下平章事充節度使各與一子七品正員官節度使
及神策兵馬使六軍統軍金吾六軍大將軍判度支
侍郎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都團練都防禦等使京
兆河南尹金吾六軍將軍殿前射生兵馬使各與一
子九品正員官多難以來三十餘載克平禍亂屬在
戎臣或節著艱危或勲高戰伐受任雖專於總帥成
功亦賴於羣材懋賞推恩宜加胤嗣諸道大將功業
崇高者各與一子官本使卽詳定錄名聞奏副元帥
都統兼節度下每道各二十人都團練都防禦使下

各十人如大將子孫之中有藝業優長性行純確者
本使具狀聞薦仍量事資給令赴上都朕當隨材授
官以充侍衛庶使忠臣之後與國無窮故尚父子儀
先朝元勳再復京邑贈太尉秀實以死爲國節冠古
今宜令與子孫一人五品正員官自至德已後節度
使大將有忠烈績效著明其後淪翳者所司卽條錄
聞奏與子孫一人正員官諸色人應在賊中潛奉神
主頃已甄賞宜便賜優崇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
已下加一階江淮轉運使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韓滉勵精勤職夙夜在公漕輓資儲千里相

繼事無憊素人不告勞拯于凶災厥有成績可進封
晉國公關畿之內連歲興戎荐屬天災稼穡不稔穀
糴翔貴烝黎困窮倉廩空虛莫之賑贍每一興念憫
然痛心宜令度支取江西湖南見運到襄州米十五
萬石設法般赴上都以救百姓荒饑如山路險阻車
乘難通仍召貧人令其般運以米充脚價務於全活
流庸庶事優饒副朕勤恤立國之道始於親親所以
厚骨肉之恩明教化之本況荐經艱故宗族漂淪敦
睦之情有加常典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各與一子
七品官嗣王郡王郡主縣主各與一子官出身應陪

位皇親五等已上諸親三等已上者三品已上賜爵
一級四品五品加一階六品已下及常選官散官等
簡選日優與處分未出身人量授文武散官如宗子
中有德行才能宗正卿具名聞奏當別獎任致理之
本在乎審官審官之由資乎選士將務選士之道必
精養士之方魏晉已還澆風未革國庠鄉校唯尚浮
華選部禮闈不稽實行學非爲已官必徇人法且非
精弊將安救宜令百寮詳思所宜各脩議狀中書門
下叅較得失擇善而行有虞建官三載考績在漢爲
吏或長子孫蓋吏久於官則人情不苟官久於事則

理化有成日者制度廢墮考課乖舛淹速靡準升降
無名欲令庶寮何以懲勸自今以後刺史縣令未經
三考不得改移自餘非在職績效殊尤亦不得越次
遷轉刺史停替須待魚書內外五品已上及常叅官
在任年考已深者卽量才效用與改中外遠處以觀
其能夫明目達聰務廣聞見或慮懷才抱器輸忠納
諫之倫地處幽遐無由自達永言於此夢想不忘應
諸色人有長策濟時忠規匡主任具陳所見諸所居
之州委刺史畧與討論觀其旨趣但有裨治道不涉
私情便與附驛遞送朕當親覽自立兩稅經今百年

或初定之時已有偏併或戶口減耗舊額猶存輕重不均流亾轉甚委度支卽折衷條理以卹困窮古者雖有水旱人無菜色皆由儲蓄不匱勸導有方前代所置義倉國初亦循其制備災救乏甚便於人卽宜准貞觀故事天下所墾見田上自王公下及百姓每豐稔之歲秋夏兩時州縣長官以理勸課據頃畝多少隨所種粟豆稻麥逐便貯納以爲義倉如年穀不登卽量取賑給官司但爲其立法勸諭不得收管仍各委本道觀察使逐便宜處置聞奏敦本厚生必資播殖當今所切莫甚於斯自今百姓有墾闢田疇加

於常歲者所加之地不得輒徵租稅刺史令長考課亦以本界墾田多少爲殿最今年蝗旱損甚州府開春之後量給種子使就農功天下應荒閑田有肥沃堪置屯田處委當管節度使觀察都團練都防禦等使刺史審細檢行以諸色人及百姓情願者使官佃如部署精當收穫數多本道刺史特加褒升屯田等節度優賞如是逃戶田地本主復業卽却給還輦轂之下四方會同供應旣多難爲準定急賦繁役人何以堪宜令京兆尹與度支計會長安萬年兩縣每季各先交貯備錢五千貫文於縣庫收納定清幹官專

知應緣卒須別索及雜供擬并工匠等縣令與專知
官先對給價錢季終之後申度支勘會所是和市和
崔並須先給價錢兩稅外一物已上不得科配百姓
御史臺朝廷紀綱尚書省治化根本百度得失繫乎
其人自頃制勅頒行所司多不遵守王臣奉職豈所
宜然委御史臺左右丞切糾稽違無壅朕命南郊太
清宮太廟應職掌行事官郊廟攝將軍中郎郎將及
畱守副畱守內定行從官三品已上各賜爵一級四
品已下加一階並賜勳兩轉其諸色支供作官司直
長上流外灼然要職掌者並賜勳兩轉行事室長掌

坐齋郎禮生贊者減二年勞無勞可減者簡選日優
與處分崇賢館學生見在者減帖策各一道國子監
陪位學生賜勳一轉介公鄴公各與一子官如無子
孫賜物一百匹神策六軍殿前左右射生英武威遠
皇城左右金吾街使將士應緣大禮宿衛御樓立仗
及守本庫本營者共賜物若干端疋天災作冷深做
予衷踣躄憂慚因知攸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驚鄉
閭不居骨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聞公私之間厚
食俱闕既無賑恤又復徵求財殫力竭繼以鞭箠施
征則軍糧乏贖厚取則人何以堪念茲困窮痛切心

骨思所以濟浩無津淚補過實在於增脩救患莫如
於息費致咎之本既由朕躬謝譴之誠宜自朕始宜
令尚食所進御膳每日各減下一半應官人等每月
惟供給糧米一千五百碩飛龍駝馬從今已後至三
十日已前並減一半料京兆府應差科百姓及和市
和買等諸色日事無大小一切並停公私債負容待
蠶麥熟後徵理

陸宣公制誥卷之二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三

貞元九年冬至大禮大赦制

門下朕以寡德屬當大統皇天眷佑俾主兆人懼不
克承夙夜祗畏緬懷前烈致于昇平予心浩然罔知
攸濟小大之務曷嘗不勤芻蕘之言亦莫不敬慮每
存於致理志常在於恤人中宵屢興終食累歎一事
乖張怒焉疚懷一夫罹殃惻若傷體思與海內同臻
大和息其生業降心從衆實匪有辭克已利人誠無
所恡然以視聽有極思慮難周況乎長自深宮安於
近習損益之理實免過差幽遠之情固多未達由是

兢兢砥礪悔往脩來燭理所患於不明推心庶幾於
無負日慎一日于今十有五年矣上靈降監多士叶
誠五稼屢豐四鄙不擾方鎮輯睦干戈底寧邊壘繼
完殊方款附協天地會昌之運實宗社無疆之休慶
既荷於玄功禮有昭于大報矧惟霜露之感永切考
思禋燎之儀每勤精意將申誠敬其在躬親是與公
卿大夫虔奉犧牲圭璧陳其文物薦其馨香類秩於
泰壇朝享于清廟率職來助萬邦攸同備物致嚴百
禮具舉誠慕獲展神人允諧明發永懷慶感斯集純
嘏所錫豈惟朕躬思俾普天均承惠澤可大赦天下

元九年十一月十日昧爽已前繫囚見徒大辟已
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其見於官辯對者亦並赦免
官人犯入已贓不可令其却上已後勿以爲累左降
官及流人並量移近處其官已經量移未復資者還
其階爵竄謫遐裔冀速沾恩比者准制量移所司皆
例申牒屢加盤覆累涉歲年既甚淹遲且不均一宜
令吏部刑部審勘檢本流貶及量移勅旨比類元犯
事狀輕重兩月內與處分文武見任及致仕家并
諸軍諸使將士等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加
一階將百姓自置義倉仍准貞元元年十一月十一

日制處分立人之道惟孝與忠孝莫大於榮親忠莫先於竭節惟爾師長卿校洎乎方岳列藩保祐皇家交脩庶績竭節之效既昭乃誠榮親之恩宜洽國典內外文武清望職事官并節度觀察都防禦都團練經畧等使父在未有官量授檢校五品官母在未有邑號者各封邑號父母已沒者量與追贈已經追贈者更與改贈佐運之臣納忠之輔功既存於社稷慶宜及於子孫故周錫田土漢傳帶礪疇其爵邑與國終始以明報德之恩勸爲臣之節其或年代未遠和澤猶存祠宇已變於荒墟胤嗣不編於仕籍思其人

猶愛其樹況奠享之主而不加省錄者乎興滅國繼絕代所以禮先賢也修宗廟敬祀事所以教追孝也化俗歸厚此其大端應九廟配享功臣及武德以來將相名節特高有封爵廢絕祠廟無主者宜許子孫一人紹封以時享祀自今以後應有家廟子孫但傳襲封爵者並許享祔于廟其有毀賣私廟及買之者各以犯教義贓論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各令所在長吏以禮致祭書叙明目達聰垂拱而理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舍已從人故能通天下之志棄瑕錄用故能盡天下之才昔在太宗勤求理道納諫如

響任賢勿疑致俗於太平垂範於永代朕獲承鴻緒
追慕聖猷書之座隅常自做勵朝夕翹想庶聞嘉謀
夢寐勞懷思得賢士凡厥在位所宜共成諸司官有
陳便宜者各盡所見條疏封進事有冤滯政有闕遺
悉當極言無或隱避詔勅不便於時者所司執奏以
聞天下有蘊德懷才隱居不仕委所在觀察使表薦
當以禮邀致諸色人中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或博
通墳典達於教化或詳練故事長於著述或精習律
令曉暢法理或諳明吏術可委理人或洞識韜畧堪
任將帥者委所在州府長吏及臺省常參官詳錄行

能舉奏並限來年七月內到京朕當親試應緣大禮
掌職行事仗內引駕攝將軍中郎郎將畱守副畱守
并諸道表狀陪位法駕三引官等三品已上更賜爵
一級四品已下加一階其郊壇官廟行事官仍各賜
勳兩轉皇親諸親應陪位者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
品五品加一階六品已下及常選官至選日優與處
分白身人及諸色應陪位官等各賜勳兩轉親王大
長公主郡主縣主賜物各有差鄰公介公各賜物若
千段行事室長掌坐齋郎禮生贊者各減一年勞無
勞可減者至簡選日優與處分崇賢館學生減築一

道國子監學生陪位者及應緣祇應諸司作官直長
長上流外要職掌內侍省白身諸州行綱考典兩京
耆壽諸色番役當上在城并量畱十月番人等各賜
勲一轉鴻臚番客共賜物若干神策六軍英武威遠
皇城金吾街使諸軍諸使將士應緣大禮宿衛御樓
立仗及守本庫本營者共賜物若干端匹天下耆老
百歲已上者各賜錦帛五段米五碩八十已上及鰥
寡惇獨不能自存者委刺史縣令各加優恤應緣大
禮加階及賜勲爵等申報叙奏期限並准貞元六年
十二月二日勅處分餘依常式所司不須更作條件

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蝗蟲避正殿降免囚徒德音

夫人事失於下則天變形於上咎徵之作必有由然
自去歲已來災沴仍集雨澤不降延歷三時蟲蝗既
臻彌亘千里穀糴翔貴稼穡卒瘁數數烝人聚泣田
畝興言及此實所痛傷徧祈百神曾不獲應方悟禱
祀殊救患之術言詞非謝譴之誠憂心如焚深自刻
責得非刑法舛謬忠良鬱堙暴賊未蠲勞師靡息事
或無益而重為煩費任或非當而橫肆侵蝕有一於
茲足傷和氣本其所以罪實在予百姓何辜重罹殲

告言三 五
餒所宜出次貶食節用緩刑側身增修以謹天戒朕
避正殿不御百寮奏事並於延英處分尚食進膳宜
更節減百司不急之務一切且除諸軍將士外自餘
應食官糧人及諸色用度等並委本使長官商量權
行停減以救荒饑仍限十日內具元額及所釐革條
件聞奏待至豐稔却令依舊畿內百姓委京兆尹切
加慰撫除正稅正役外徵科差遣並宜禁絕非交相
侵奪尋常訴訟不須追擾務且息人京畿內外及京
兆府諸縣見禁囚徒死罪降徒流以下一切放免畿
內及河中同州界應有因戰陣殺戮遺骸暴露者各

委所在長吏隨事埋瘞咨爾卿佐實惟股肱所當一
其誠心同恤災患勉修厥職副我憂勤

誅李懷光後原宥河中將吏并招諭淮西詔

自昔哲王以道化下不竭物以充欲不勞人以樹威
億兆之心如戴父母兵革不試四方來同苟或昧於
德綏務以力勝士旅疲耗烝黎困窮幸以成功豈云
有補李懷光久從戎旅頗著勤勞援於等倫授以旌
鉞誓師河朔奔難奉天有夷兇嫉惡之誠有弭患釋
圍之績俾介元帥仍升上台秉心匪彙自底不類怙
衆貪亂附姦脅君朕用再遷幾危宗廟洎股肱宣功

賊泚就誅率土之人咸懷奮擊朕獨排羣議未忍加
兵命復官封志期全貸而乃昏迷不返悖慢逾彰殘
害使臣侵敗畿甸密邇京邑人愁無聊諭之不悛乃
用致討上帝悔禍元臣叶謀克集茂勲以夷大難渠
魁授首餘衆革心制勝以謀兵無血刃雖事非獲已
義在救人而本其所由情深罪已蓋以信誠未著撫
馭或垂至使功臣陷於誅戮謂之克敵寧不愧心然
以懷光一家法當殲戮念其昔居將相嘗寄腹心罪
雖掛於刑書功已藏於王府以千紀之跡固合滅身
以赴難之勲所宜有後非常之澤俾洽幽明雖屈彝

章庶旌徃效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宜以懷光一男為
嗣賜莊宅各一所聽住京城仍還懷光首級及屍任
便收葬其妻及諸子孫在室女等並邇送澧州委李
臯逐便安置使得存立其出嫁女及諸親戚並宜釋
放應先陷河中將士等皆嬰迫脅無路申明多是朔
方舊人素蘊忠義并幽州涇原將士頃被朱泚脅從
收京之時奔竄在彼究其本末情有足矜况能協力
同謀舉城歸順錄其成效咸與惟新宜一切洗雪勿
為瑕累先有官爵實封者並許仍舊其中首謀效順
事績著明者委副元帥條件聞奏別加甄獎河中及

同州絳州百姓並經陷賊又久屯軍骨肉流離生業廢棄興言軫念良用惻然宜各給復一年京兆府奉先美原等縣緣與同州接近隨便供運杼軸旣繁流亾頽衆委京兆尹卽量事優恤條件聞奏仍加招輯使各安存河中保義軍保寧軍節度使并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河中保寧等軍節度支營田觀察處置等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畱守北平郡王燧惟嶽降生鬱為時傑奉上勵匪躬之節訓師懷盡敵之謀畧地無遺攻城必拔發揚以威強寇感激而服叛徒嘉謀

能事畢備朔方河中同絳陝虢汴等州及管內諸軍副元帥河中絳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河中尹咸寧郡王瑊鑒識精明字量弘博秉義率衆推誠待人堅制不奪之心亟陳必勝之畧輯睦士旅安慰流庸盛德克彰崇功允集惟乃二帥一其誠心奉行天誅同獎王室有崇讓之美有禁暴之能元惡旣除全城底定是加寵命以答崇勳燧可兼侍中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并階餘並如故瑊可檢校司空仍與一子五品正員官并階餘並如故華州潼關鎮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右僕射并華州刺史上柱國武康郡王駱元光邠寧
慶等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許昌郡王韓遊瓌鄜
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兵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東平郡王唐朝臣等並節著艱危功成討
伐鎮于衝要隱若長城取彼兇殘進無堅陣比義同
德廓清方隅宜增食于真封且延榮於胤子可各賜
實封二百戶仍與一子六品正員官并五品階餘並
如故應諸道諸軍同討懷光將士等一自征役淹歷
歲時被服干戈畧無寧息賴茲勤效是有成功宜並
賜三十萬端匹以充宴賞仰度支卽般次送赴並各

放歸本道仍令所司叙錄卽超資與改轉其中大將
及功效殊尤者委所司速具名銜聞奏先與處分其
先在河中將士亦宜依例賜錢宴賞如本是奉天定
難功臣准條合給賞者度支卽排比支付嗚呼自國
家多難二紀于茲朕嗣位七年連兵五載追惟往事
悔恨于懷今二孽旣誅諸方甫定哀彼淮右獨為匪
人其帥不恭其衆何罪朕晨夕惕慮念之甚許罷征
討則阻命止於數州窮戰爭則流禍及於天下利病
之勢較然相懸俾人罹殃寧我忍耻今勲賢列鎮疆
理有經縱未偃戈足以保境况天地之大無所不容

豈令是邦猶隔朝化因茲大慶使洽鴻恩諸道應與
淮西接連宜且各守封境非被侵軼不須進討仍委
所在長吏明加招諭宣布朕懷李希烈若能歸降待
以不死其餘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並與洗滌與之
更新先有官封亦皆仍舊如能去逆效順因事建功
理當甄升以示褒勸其所以優賞科條並准前勅處
分朕思與海內去危圖安有過自新雖大必有朗然
明信彰示屯人期爾庶邦自求多福無有遠邇咸使
聞知

誅李希烈後原淮西將士并授陳仙奇節度詔

及易天常悖違人紀衆之所棄罔或逃誅李希烈蔑
義背恩窮姦極暴謂神器可以力取謂生靈可以詐
欺志在兇殘躬行僭竊罪無與比法實難容以君德
不修致人於禍究其端本過實在予不忍烝黎重相
攻戰屢施詔命務欲懷柔抑羣師奮發之誠駐諸軍
討逐之勢不憚屈已期於息人希烈曾無悛心益逞
驕志虐毒滋甚吞噬無厭惡貫既盈自應夷滅開府
儀同三司御史中丞臨漳郡王陳仙奇忠勇有餘沉
毅能斷摠闔境受污之憤導三軍思順之心唱義一
呼羣情響附廓清氛稜殲戮渠魁驛書上聞函首入

獻方隅既又役成其休懸賞之科是宜必信其以仙
奇爲檢校工部尚書兼蔡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淮西
節度仍賜實封五百戶應淮西管內將士官吏百姓
等項迫兇威遂從脅制既誅元惡俱是平人除李希
烈一家其餘並准前後赦勅原放更無所問其將士
等或本屬平盧或久鎮淮右素推忠義累著勲庸果
能叶志同謀輸誠奉順以茲節效良有可嘉委仙奇
卽以諸色官錢優與宴勞其中首建謀議同斬希烈
人等宜並條錄聞奏節次褒賞比年以來有潛圖效
順節義著明計或未行爲賊屠害者亦當審加訪察

具事績以聞如有子孫仍並錄名聞奏百姓等久經
淪陷兼被傷夷遐想凋殘實足哀憫除供當道軍用
外宜給二年應被希烈差點兵馬及團練子弟並卽
放散其本額將士之中有不樂在軍願歸農業者委
節度刺史量給逃死戶田宅并借貸種糧優給復終
身使之存濟宜令尚書左丞鄭叔則充淮西宣慰使
嗚呼往欽哉自希烈叛命于今五年主澤不通下情
亦阻所宜宣我信令以釋危疑敷我惠和以慰疲瘵
滌清汚俗咸與惟新底難一方以稱朕意

重原宥淮西將士詔

乃者希烈亂常阻兵竊號汚脅士衆殘虐烝黎朕志
在好生誠深罪已爲人受取不忍加兵惟茲一軍代
著忠節果殲元惡不替舊勲詢於衆情就拜戎帥人
亦勞止期於小康旋垂卹下之方重致喪身之禍由
朕薄德俾人不寧撫臨萬邦且愧且悼猶賴將校士
旅秉其誠心邦人不驚軍部無撓以茲節效良有可
嘉所宜慰安俾洽寬澤應將士吏人承前所有諸過
犯罪無輕重一切釋放曠然昭洗咸與惟新其有先
請受庄宅財物者各以見管爲主將士衣賜節料并
豕口糧賜等一切並准舊例以時給付不得停減先

令優與實設亦准元勅處分務令豐厚以稱朕懷仍
加曉諭各委知悉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三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四

賑恤諸道將吏百姓等詔

國之經制儲蓄備災雖遇凶年人無菜色時或弛征散利務穡勸分徒有以均無因豐而補敗救患之術抑其次焉自戍役繁興兩河尤極農桑日費井邑爲墟丁壯服其干戈疲羸委於溝壑傷夷未復荒饑荐臻歷河朔而至於太原自淮沂而被于洛汭蟲螟爲害雨澤憊時稼穡瘁庫笴烝黎重困然由徵賦不息征役未寧凍餒流離寄命無所興言感悼焚灼于懷朕聞刑罰失中虐殄斯作致咎之本在予一人萬姓何

稟遭罹其弊兢兢惕畏不敢違安庶蠲下土之災用
答上天之戒其宣武等軍宋毫陳州等節度淄青等
州節度河陽懷州節度東都畿汝等州節度潞美軍
澤潞磁邢等州節度保寧軍節度成德軍恒深趙等
州節度易定等州節度每管各賜米五萬碩所司即
般運都於楚州分付各委本道差官受領賑給將士
百姓等務令均洽以惠困窮屬軍費方殷國儲尚歉
今所賜賑給其數非多猶慮孤惇或未周贍穀價翔
貴何能自資江淮之間連歲豐稔迫於供賦頗亦傷
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允孚發歛之術且叶變通之

規宜令度支於淮南浙江東西等道量置場加價和
糴米三五十萬碩差官般運於諸道減價出糶貴從
權便以利於人無或勞煩重予不德方岳守將實朕
股肱卹患分憂與朕同體宜即遣使分道宣慰勞勉
將士省問鄉閭有可以救歲之凶災除人之疾苦各
與本道節度使商議具以聞奏必精必詳用稱朕意
優恤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

朕以薄德託於人上勵精思理期致雍熙鑒之不明
事或乖當百度多闕四方靡寧傷夷未瘳而征役荐
起流亾既甚而賦歛彌繁人怨聞上天災降下連歲

帝詔四
蝗旱蕩無農收惟茲近郊遭害尤甚豈非昊穹作沴
深徹予衷跼踖憂慚罔知攸措今穀價騰踊人情震
驚鄉閭不居骨肉相棄流離殞斃所不忍聞公私之
間廩食俱竭旣無賑恤猶復徵求財殫力疲繼以鞭
箠弛征則軍莫之贍厚歛則人何以堪念茲困窮痛
切心骨思所以濟浩無津涯補過實在於增修救患
莫如於息費致咎之本旣由朕躬謝譴之誠當自朕
始宜令尚食每日所進膳各減一半宮人等每月惟
供給糧米一千五百碩其餘悉皆停省年食支酒料
宜減五百碩飛龍廐馬從今已後至四月三十日已

前並減半料京兆府百姓應差科徵配及和市和糴
等諸色名目事無大小一切並停公私債負容待蠶
麥熟後徵收百司非至切之務如追擾百姓及追勘
徵收等色府縣並不須承受其尋常訴訟非交相侵
奪者亦不得爲理百姓及諸色人等如能力行仁義
均減有無賙貸貧人全活數衆者府司具事跡聞奏
朕當授以官秩蠲其征徭如縣令勸導有方流庸充
濟至夏初已來類例勘會但戶口無減田疇不荒亦
以狀聞量加優獎百姓有迫於荒饑全家逐食者其
田宅家具樹木麥苗等縣司並明立簿書印記令所

由及近隣人同檢校勿容輒有毀損及典賣填納差科本戶却歸使令復業夫致理之本必在於親人親人之任莫切於令長導王者之澤以被於下求庶人之瘼以聞于朝得失之間所係甚大且一夫不獲辜實在予況百里之安危萬人之性命付以長吏豈容易哉今甸內凋殘亦已大甚每一興想盡然傷懷非慈惠不能卹疲氓非才術無以賑艱食臺郎御史選重當時得不分朕之憂救人之弊昨者詳延羣彥親訪嘉猷尚書司勳員外郎竇申等十人咸以器能理道精心究烝黎之疾苦知教化之宗源輟於周旋往

涖通邑申可長安縣令鄭珣瑜可檢校吏部員外郎兼奉先縣令韋武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賈全可咸陽縣令兼監察御史霍琮可華原縣令兼監察御史王倉可檢校禮部員外郎兼昭應縣令李曾可盩厔縣令兼監察御史荀會可三原縣令兼侍御史李緝可富平縣令兼殿中侍御史其有散官封賜者並如故應畿內縣令俸料宜准常參官例均融加給涇陽縣令韋滌潔已貞明處事通敏有禦災之術有字物之方人不流凶事皆辦集惟是一邑之內獨無愁怨之聲古之循良何以過此就如甯秩允叶

前規可檢校工部員外郎兼本官仍賜緋魚袋并賜衣一襲絹百匹馬一匹嗚呼積行在躬雖微必著容乃庶尹其惟欽哉朕聞為君者必擇人而官為臣者罔擇官而處弛張繫於理不繫於時升降在乎人不在乎位朕方抑浮華以敦教稽言行以進人非次之恩以待能者彰善黜惡期於必行凡百君子各宜自勉

重優復興元府及洋鳳州百姓等詔

朕巡狩山南自春涉夏師旋殷會費既廣州問杼虛歲計其空東作妨時西成罕望雖黽勉從事人不

告勞而憫悼積衷予實知愧昨者減其租稅優以復除庶乎有瘳汔用小息泊駕言旋軫躬履畏途絕磧縈迴危棧綿亘時經霖雨道阻且脩工徒造舟縣人葺路靡幼靡耄莫獲寧居而又齊負糗糧供備頓舍涉于千里飫我六師居人露處以罔依宿麥過時而不獲覩茲妨奪彌增感傷前所復除未足酬卹或敦惠澤以紓大勞其興元府除先優復外宜更給復二年鳳州全放今年稅其興元府鳳州界內知頓及脩道路閣橋州縣官將士等並委嚴震類例功效具名聞奏量與甄獎嗟乎古先哲王東征西怨顧予不德

重以勞人補費錄勤是有申命長吏明加優諭稱朕意焉

議減鹽價詔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材利與人共之天道寢微強霸爭驚於是設祈望之守興權管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澤歷代遵用遂為典常自頃寇難荐興已三十載服干櫓者農耕盡廢居里間者杼軸其空革車方殷軍食屢調人多轉徙田畝汙萊乃專煮海之利以為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權價日重至有以穀一斗易鹽

一升本末相踰科條益峻念彼貧匱何能自滋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天斃實為痛傷嗚呼朕丕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之典既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以便人征利滋深疲毗至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應江淮并峽內權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商議裁減估價兼釐革利害速具條件聞奏削去苛刻止塞姦訛務於利人必稱朕意

賜京畿及同華等州百姓種子賑給貧人詔

春陽布和萬物暢茂實兆庶樂生之日農夫致力之時今茲吾人則異於是迫以荒饉愁怨無憯有離去

井疆業於庸保有乞丐途路困於死亾鄉間依然煙
火斷絕種餉既乏農耕不興若東作僊時西成何望
爲人父母得不省憂雖國計猶虛公儲未贍濟人之
急寧俟盈豐罄其有無庶拯艱厄京兆府百姓並宜
賜種子二萬碩同華州各賜三千碩陝虢兩州賜四
千碩委州長吏卽於度支計會請受差公清仁恤之
吏與縣令親至村閭隨便給付仍加勸課勿失農時
應諸倉所有遠年粟麥宜令節度更分二萬碩京兆
尹卽差官逐便船載賑賜貧人先盡鰥寡孤惻目下
不濟者務令均給全活流庸嗚呼朕德之不敷誠之

不感上帝降格丁寧厥躬元元何辜罹此災害思欲
拯救未知其方長人之官寄任斯重所宜極慮與我
同憂勉敷惠和以育疲瘵佇聞良術稱朕意焉

賜將士名奉天定難功臣詔

國家受天明命平一字內自武德迄于天寶百四十
載海內無事崇德廣化澤浸生人時洽和平俗登富
教無寡孤獨咸得其所鳥獸魚鼈亦罔不寧凡今有
生實賴亭育羯虜伺間盜起幽燕率土之人莫保性
命肅宗以神武戡大難先朝以仁德紹興運區區再
造億兆再康室家離析而復安子孫煦嫗而相長勞

來安集垂三十年則我列聖之於天下惠澤深矣朕以寡昧祗膺寶曆常恐不克負荷罔敢怠荒道有未明事多乖謬羣情壅而不達犬信鬱而不彰兩河之間羣盜連禍朕務除大患靡憚暫勞是以興有征之師問干紀之罪昨以涇原士徒將赴汝郊失於撫綏致使潰叛朱泚乘釁因構異圖肆其狼心誘我蠹賊謂君可叛謂天可欺縱恣凌悖無所愧畏朕失守官闕出次郊畿九廟震驚萬姓奔駭內省思咎外顧懷慚罪實在予不敢自蔽意者宗社降祐大儆于朕躬夙夜殷憂庶乎有補實賴股肱心膂勵從戎之節方

岳將校集勤王之師赴難如歸見危思奮堅貞利操何甘忌之平巨猾者必仗羣雄賞茂績者不限彝典保勲庸於帶礪傳爵邑於子孫崇功美名與國終始其諸軍使應到奉天縣將士等宜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身有過犯逋減罪二等子孫有過犯逋減罪一等當戶應有差科徭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者當分糧賜等並與全給身死之後回給家口十年勿絕如有能梟擒朱泚者卽以朱泚在身官爵授之仍加實封一千戶朱泚所有田宅財物悉並充賜其梟

擒賊大將已下并節級特加優寵仍各與實封應梟
擒人所有田宅財物亦使賜之其餘立功應合授官
給賞並准今年七月勅處分其今日已前身死王事
者追贈官爵亦稱奉天定難功臣子孫為功臣之家
應合襲封減罪蠲免差役等一切同例宣告中外令
知朕懷建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改梁州為興元府升洋州為望州詔

自昔多虞順時而動古公避狄兆求祚於岐下高帝
徙蜀建雄圖於漢中王蹟所興子孫是奉覩遷居於
遐阻知致君之艱難矧天下為家不常厥邑王者所

至四方會同崇號設都於是乎在朕遭罹寇難播越
梁岷烝庶煩於供億武徒勤於扞衛凡百執事各奉
厥司人皆競勸物以豐給嘉乃成績予懷不忘今大
憝已除京邑甫定將旋法駕展敬園陵眷于是邦復
我興運宜其崇大以示將來古者天子省方則問百
年卹百姓以頒慶賜以茂勲勞用弘布澤之恩式慰
來蘇之望宜改梁州為興元府其署置官資望一切
與京兆河南府同南鄭縣升為赤縣諸縣並升為畿
縣見在州縣官各令終考秩至考滿日放選依本資
處分者壽與板授五品官仍並賜緋先已賜緋並賜

紫典正等各賜勲五轉百姓除先減放稅錢外更給
復一年洋州宜升為望州見任州官亦並令終考秩
并諸縣官等各減兩選無選可減者各加三階應山
南西道節度下將士除扈從迎駕已經改官者餘並
卽與甄叙嗚呼古先哲王東征西怨顧予不德重干
勤人撫心咎已良增愧歎宣示有衆明知朕懷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四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五

奉天遣使宣慰諸道詔

古者天子巡狩之義以考國典以觀人風在時多虞
或所不暇乃命卿士使于四方問人疾苦廉吏善惡
苟副所任則如親臨在理平之時尚資勤恤當喪亂
之際得無省憂朕以不敏肆于人上撫馭失道誠感
未孚寇盜繁興阻兵拒命哀哉拒庶陷于匪人顧茲
田疇鞠為茂草不念柔復遽命徂征徵發兵甲萬里
必至暴露營壘連年不息冒于鋒刃繼以死傷筭婺
蕪依父母廢食存者積思家之怨歿者倍異鄉之痛

又以軍費滋廣、公儲不充、厚取於人、罔率厥典、科條互設、誅歛無常、農工廢棄、其生業商賈咨嗟於道路、軍營日益、閭井日空、凋瘵日窮、徭役日甚、以財力之有限、供求取之無涯、暴吏肆威、鞭笞督責、嗷黔首控告、何依、怨氣上騰、咎徵斯應、疫癘荐至、水旱相乘、罪非朕躬、誰任其責、朕自嗣位、迨今六年、連兵不解、已踰四稔、雖本非獲已、義在濟人、而事乃重勞、敢忘咎已、皆以朕之寡昧、居安忘危、致寇之由、實在於此、予則不德人、亦何辜、愧恨積中、痛心疾首、昨者改元、施令、悔往、布新、將友側獲安、則干戈日弭、賦役差減、

則衆庶就康、還定流凶、與之休息、猶懼思慮未周、于庶務、誠感未達、于遐方、一理失中、一夫不獲、則何以謝天、譴致人和、俾代予言、其在良弼、宜令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復、充山南東西鄂岳荆南江西淮南浙江東西嶺南福建等道宣慰安撫、嗚呼、徃率乃職、敬敷朕命、慰勉征戍、勞徠困窮、訪其所安、察其所弊、淹滯必達、冤濫必申、無憚幽遠、而不被、無略細微、而不恤、洎乎編氓比屋、咸若朕之躬親、股肱惟良、予則有賴、其諸道將士、並准今年正月一日制、嚴備疆界、勿使侵擾、仍各令本使本將、速具名銜等聞、

奏悉與甄叙其殊功勁節超越常倫別條狀績當特
優獎百姓除每年兩稅定額外自餘徵率一切並停
課勸農桑各令安業寇難既定漸息干戈朕當躬先
簡約庶務節省兩稅之內亦更減除其諸道事緣急
切須處分者卽與所在節度觀察使商議裁度務合
便宜其餘利害還日條奏朕當許省以擇厥中宣布
遠邇咸使聞知

收復京師遣使宣慰將吏百姓詔

朕獲承先顧付以大器懼德不類貽列聖羞虔恭惕
厲罔敢暇逸將欲立法齊一致俗和平小信未采

心遂阻事理乖當百度失中君臣之間鬱埋不達致
寇雖深於罪已興戎猶昧於省躬期靖亂以濟人反
勞師而黷武行者被殺傷之苦居者重齎送之勞四
海騷然靡有寧處京輦之下杼軸其空環列之中遣
戍殆盡略內以勤遠居安而忘危賊臣誘姦乘間竊
發豺狼穢于宮闕士庶陷于塗炭作威肆戮仇視我
人萬姓嗷嗷呼天罔告有殞暗以抗節有脅從以假
命且一夫不獲辜實在予朕君臨萬邦作人父母旣
不克覆育又從而咎之其心愧恥一食三歎退舍內
訟介于梁岷庶乎有瘳以答譴戒皇天悔禍宗社降

靈腹心爪牙奮謀宣力元惡稔慝脫身逃遁餘黨歸誠率衆款附掃氛殄而闢閭闔翦鯨鯢以清郊原函夏載寧室家相慶非將士夾輔王室非卿士交修予違軍旅叶心畢命盡敵豈伊寡昧克復興運戡定大難載感予懷宜令吏部侍郎班宏充上都宣慰使勞問將士撫綏烝黎招輯流亡慰安反側朕續整飭法駕擇日還京告謝于祖宗請罪于天地策勲行賞大報忠烈銘功永代與國同休明宣朕懷咸使知悉

平淮西後復賞諸軍將士放歸本道詔

朕纂奉丕業託于人上仁不被物義不勝姦頌聲茂

聞暴亂連起叛臣希烈竊據淮沂誠則彼夫無良亦由朕之不德撫御之道失之於初師旅一興綿聯莫解服勞者從役不暇受汚者無路自新旱蝗相乘穀糴糴翔貴兵氓餒死十室九空通邑化爲丘墟遺骸遍於原野每念於此傷心涕流且自昔勞師靡有不悔以虞舜之聖屈於苗人漢武之強弊於戎虜矧乎德猶不逮力或未全我其永懷求已自警乃者下哀痛之詔布寬大之恩普天載新殊死必有然尚勞師旅作扞邊陲有累歲棄離家室有經時不解甲冑忠雖爲國咎實在予君人若斯寧不知愧賴節將士旅一

其誠心奮發武威慎固疆宇遠人思服元惡就誅
黎方致於安寧役戍永期於休息懋官以旌善錫宴
以勞旋賞不踰時式遵彛典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劉從一並與子孫一人五品正員官鄭
滑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李澄檢校兵部尚書曲
環檢校戶部尚書李臯兼御史大夫樊澤等並與子
孫一人七品正員官都防禦使工部尚書御史大夫
賈耽都團練使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盧玄
卿兼御史大夫張建封等並與子孫一人八品正員
官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抱真檢校司空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納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韓滉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田緒咸
進士旅遠赴行營同討不庭厥有成績抱真納滉宜
並與子孫一人七品正員官緒與子孫一人八品正
員官應與淮西接界州縣本界鎮守及諸道赴行營
將士等宜共賜物三十萬端足以充賞設度支卽約
據界首及行營軍額分配定數逐便支送仍委本道
都統節度防禦都團練使卽條錄功第名銜聞奏並
與甄叙其行營將士仍各放歸本道明加宣諭令悉
朕懷

授王武俊李抱真官封并招諭朱滔詔

三公之職論道經邦序五行之和任百事之理歷代
崇重不常厥官天祚皇家茂生才傑比義齊列同寅
協恭以德允台階之望以勲當并賦之賜事應並命
式副具瞻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使持節恒州諸軍事守恒州刺史充成德軍恒
冀深趙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琅邪郡王王武俊
秉志沉密臨事能斷忠而致力勇且有仁奮發之初
渠魁卽戮危疑之際大節首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

史昭義軍澤潞磁邢等州節度觀察處置度支營田
等使上柱國附陽郡王李抱真質重氣和內精外朗
智窮變化守必以常學本明誠動有攸利謀猷屢告
規益孔多皆戮力盡瘁志匡王室陳師鞠旅同討不
庭仗大義而萬衆叶心體至公而千里同契合軍於
呼吸之際決策於指揮之間并轡載馳執桴親鼓兇
徒殄殪河右廓清國家無北顧之虞茲庶阻南侵之
計時乃同德厥功茂焉敷五教而阜人均九土以居
衆俾爾更踐備揚洪休乃加真實以貽後嗣武俊可
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抱真可檢校司空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賜實封五百戶嗚呼古人有言曰
惟理亂在庶官矧惟輔臣與國同體明朕德命爾其
欽承朕嗣位不明輕費尚力謂武可以靖暴慢謂刑
可以懲姦邪德之不修亂是用長士馬疲耗烝庶流
離罪非朕躬誰任其咎自去歲遭變再經播遷歷山
川之險艱知軍旅之勞苦惟省前過悔恨盈懷追遠
事而不及燕後圖之可補以九廟爲重而不憚屈身
以百姓爲心而不專私欲苟可以保安社稷休息甲
兵弘濟蒼生蠲省徭賦含垢忍恥予無難焉朱滔受
任薊門累著誠績委遇旣重封秩亦崇臣節中虧自

貽伊阻洎賊泚僭竊上京兄弟之親在法無赦朕以
罪不相及情有可原待以如初之誠廣其自新之路
執迷不復因敗是求蹙喪而歸旣困方悟累獻款疏
深陳懇誠省之惻然良用憫歎雖將相嫉惡之志固
所難容以君上懷柔之情未忍拒絕且善莫大於改
過德莫盛於好生叛而伐之服而舍之銷難愛人實
惟朕志宜委武俊抱真開示大信明加曉諭若誠心
益固善蹟克彰朕當擢繫錄勳與之昭雪宜告衆庶
咸使聞知

招諭淮西將吏詔

朕臨御已來連兵不息自經播越方歷險艱耳聞鼙鼓之聲目視殺傷之苦由是覺悟悔於興師既省已以知非亦欲人之遷善至乃歲有再赦事有屢言務於撫綏不憚煩冗冀朕之誠信日布冀人之患難日除每議用兵惻然不忍而賊臣希烈煽禍滔天虐用其人介視厥衆狼心多忌梟性無親以芟伐立威以猜刻為志朝為昵比夕為仇讎肆其芟夷芟若草芥憑陵汝海流血盈川侵軼浚郊積骸徧野農耕廢業井邑成墟積彼妖氛發為災厲蕭條千里無復人煙朕哀彼生靈陷于塗炭苟存拯物不難屈身故於首

者特布新令赦其殊死待以初誠使臣纔越於郊畿巨猾已聞於僭竊酷烈滋甚吞噬無厭將相大臣咸懷憤激繼陳章疏固請除討朕以所行天誅本去人害兵戈既接玉石難分言念忠良遭懼脅制雖欲却陳臣節厥路無由受污終身銜冤沒代淪胥以逮誠足痛傷宜令諸道節度使每欲進軍先加曉諭今所致討唯止元兇其餘脅從一切不問如能去逆効順因事建功明設科條以示褒勸其有一州降者便授刺史封異姓王賜實封五百戶以一萬人已上降者授刺史封國公賜實封三百戶其餘各據功效節級

甄升列爵建官以俟能者朗然明信朕不食言宣示遠人各令知悉

招諭河中詔

朔方諸軍應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並以義烈繼代勲業冠時艱虞已來常濟國難肅宗代宗再復京邑皆是朔方將士之功去歲朕在奉天兇黨攻逼解圍赴急亦賴此軍言念爪牙情均骨肉濟朕危厄感之豈忘頃以懷光背恩自生猜阻熒惑將士汚脅忠良朕頻降詔書再三曉諭皆被懷光隱匿兼亦志有加誣朕之誠懷竟未宣布夙夜自愧寢食不安時屬

嚴凝屢頒衣賜豈以懷光一人拒命遂令將士俱不沾恩朕於功臣義存終始其朔方及諸軍應在河中絳州朝邑將士等今年春冬衣賜並准二月二十一日勅緣赴奉天解圍功臣等第給錢物宜令所司并許計料別收貯待道路通流卽當時支遣其有歸順者續給其將士等有先賜實封一切准元勅並州給牒委馬燧渾瑊逐分送付其差人請受仍明加宣諭招撫務令忠義之士各悉朕意

安撫淮西歸順將士百姓勅

李希烈首亂淮濱又侵榮沐兇威所及圍不脅從百

姓既罹於網羅將士兼質其家口哀我黎庶銜冤莫伸雖欲歸降何由自達朕為人父母不克保安遂使忠良橫遭脅汚興言憫悼思惻深衷今至師四臨屬至剋捷將士百姓款附甚多或棄其鄉園或攜其家族脫身效節良有可嘉特宜撫綏以獎誠效應准西界內及鄭汴等州將士歸順者委所在節度防禦等使便與收管切加存恤優給資糧仍各其名簿開奏當與甄獎并給遺衣賜其百姓從賊界內歸順者亦委所在觀察使刺史量以本道諸色錢物賑給令得存濟如情願便住者即配與死戶田宅使富生計若

欲赴諸州縣者隨其所之當時給文牒發遣不得止過所至之處准前優賞率土之內莫非王臣雖陷寇中諒非獲已但能效順即是平人務於招綏副朕所恤

甄獎陷賊守節官詔

沮勸二柄國之大綱獎善懲違固不可廢頃者賊臣構亂京邑震騷惟茲土人奔竄無所或從其誘脅遂染汚名或守以純誠竟全貞節昨所司奏議但舉刑章坐累者各已條疏守節者並已甄異忠正而不報豈朕意焉應在京百司及京兆府長安萬年兩縣去

年十月三日見在職事官在城陷於賊中潛藏不受
逆命并諸色前資官被僞署官爵頻遭迫脅首末不
出事跡昭著衆所明知者並委御史臺訪察勘覆其
事勿容虛濫仍限今月內具名銜事跡聞奏五品已
上及常叅官已授替者委中書門下與處分六品已
下各減三選不拘考例聽集其未得資被替非時放
選仍稍優與處分如已喪亾者並與追贈使恩如存
歿以稱朕懷

令百寮議大禮期日詔

朕自遷越旋於京師將欲請罪祖宗告謝天地所司

擇日行有期矣議者多以大盜之後人勞匪居懼愆
歲功請俟農隙若俯順羣議則私懷不安將祇率典
章又疲毗重擾夙夜憂惕罔知所裁宜令中書門下
與常叅官卽詳議折衷聞奏

不許諸軍侵擾勅

李希烈阻兵淮右虐害烝人朕哀憫無辜橫遭脅制
若興師行伐則玉石俱焚所以頻下詔書再三開諭
曾無悛革但益憑陵忠勇之徒皆思奮激朕悔於征
伐務在含容以一夫無良遂百姓罹禍安人忍恥初
是素懷今東作方興麥秋在近儻行侵炒深害農功

一方之人實足矜憫應與淮西接界州縣各委本道都統節度都防禦團練等使明申前勅嚴設隄防務使農人遂其耕獲賊若不先侵軼但自保守封疆勿令越境暴犯田苗及有侵掠務宣朝化以洽遠人仍於所在界首明加招諭咸令知悉

放淮西生口歸本貫勅

遷徙家鄉分離骨肉有生之酷莫甚於斯朕撫育兆人庶臻理道懲過不可以不罰原情不可以不矜將推內恕之心用廣自新之路應從李希烈作亂以來諸道所有擒獲淮西生口配隸嶺南黔中等道宜一切釋放歸本道其投降人等權於諸州縣安置者亦任各從所適

令諸道募靈武鎮守人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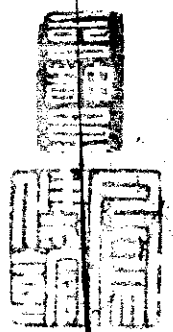
朕以寡德君臨兆人憂四鄙之不寧懼一物之失所降心以懷戎狄期息征徭極慮以綏烝黎冀遂安輯今夏岳牧咸能撫封九姓可汗荐克敦好寰瀛之內期謂小康愛人雖發於朕心濟理實由於藩輔豈惟菲薄所致於茲然獨吐蕃負恩背盟棄約尚勞師旅備禦西陲亦賴方岳同心簡練傑俊助其防鎮遏彼奔衝數年以來邊境寧謐乃眷靈武實惟雄藩扼東

告言三
二
牧之咽喉控北門之管鑰軍懸寇邇地遠勢孤雖無
交切之虞須建久安之策朕屬慮於此殆今累年晨
思廢食暮想忘寐征兵益戍則憚其勞師移人實邊
又念其離土朕欲令萬姓各遂所安抑而使人情有
不忍中懷結鬱固知所從古人有言主憂臣憤今朕
憂矣將相牧守得不與我同其慮哉此乃忠臣盡規
之時勇士建功之日苟弘良算必有其人宜令諸道
節度觀察使各於本管諸色人中募能赴靈武鎮守
者取其情願重設賞科仍須精選驍雄廣延武藝便
以本道諸色錢物給付仍優厚裝束發赴上都每道

各據所管州縣多少通計每州所募多不得過五十
人少不減三十人若欲將家口相隨便給資糧同發
遣如有戶貫在州者蠲免本戶差科其官健到日朕
當超資與官至鎮便替朕之此意非務廣兵欲使四
方驍雄俱到塞上壯邊城士旅之氣杜戎醜窺伺之
心方岳信臣所當相悉勿令騷擾副我憂人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六

冊淑妃王氏爲皇后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十一月丁亥十一日丁酉皇帝若曰乾坤合德聖人則之惟帝承天惟后配帝嗣續百代母臨萬邦位定于中而尊加於外德修諸已而化被於人御於家邦所繫斯在三代崇替靡不由之予是以詢衆採賢重難茲命中壺虛位於今歷年陰儀或虧宗事無主缺於典禮朕甚愧焉稱是徽章聿歸全德咨爾淑妃王氏天與淳粹氣鍾元和含章在中發秀于外卓爾風操穆然容輝周旋中規進退

有度仁愛恭儉稟于生知詩書禮樂成自師氏竭其
孝敬祇事先朝承事無違克諧尊旨徃居桂苑淑問
已彰洎奉椒塗謙光載路言無伐善志在匿瑕柔嘉
自持喜愠莫見六宮攸序九族以親嘗屬艱迍累從
行幸思賢才以輔佐知臣下之勤勞庶績伊疑頗資
內助永念頃筐之志且懷求劔之情崇位長秋永懷
盛典矧惟元子貞我萬邦稽以舊章是宜從貴今遣
攝太尉某官某持節冊命爾為皇后嗚呼敬哉王教
之端始於內範風美關雎之化雅詠思齊之德國憚
厥位忝于前修克念有終庶無後悔奉承休命可不

慎歟

冊嘉誠公主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六月甲子朔十二日乙亥皇
帝若曰王者以義睦宗親以禮敦風俗義之深寔先
於友愛禮之重莫大於婚姻故春秋書築館之儀易
象著歸妹之吉予是用祇考令典率由舊章咨爾嘉
誠公主孝友柔謙外和內敏公宮稟訓四德備修疏
邑啓封命為公主徽章所被禮實宜之今遣光祿大
夫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汧國公勉持節冊命爾惟欽
哉下嫁諸侯諒惟古制肅雍之德見美詩人和可以

克家敬可以行已奉若茲道永孚于休懋敦王風勿墜先訓光膺盛典可不慎歟

冊蜀王妃文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皇帝若曰夫茂建親戚以敦族固本明慎選納以厚別蕃嗣寔人倫之始王教之端也朕奉若謨訓允求淑哲賢必有象鍾慶於令門姻不失親載光於戚里故某官駙馬都尉田擇交某若干女生稟柔惠習知禮則容德純備孝睦洽聞可以叶美好速輔成樂善是用使某官某持節冊命為蜀王妃嗚呼敬之哉備禮以崇其好合起矣

其爵位非義信不固非溫順不親克恭匪懈則罔攸悔朕言必復可不慎歟

冊杞王妃文

維建中二年十一月某日甲子皇帝使某官持節冊命某官竇熈第若干女為杞王妃曰於戲禮以大婚崇繼嗣本人倫之教詩言淑女配君子繫王化之綱蓋率人成風由內及外得不采嘉耦以固盤石刑閨門以御家邦詳求惟難歷選茲久時乃之擇得于舊姻柔婉稟乎天和禮樂成于家法明章婦順虔奉姆儀克茂鵲巢之規叶宣麟趾之美其祇膺嘉禮欽率

內教淑慎厥心無替於後嗚呼可不慎歟

告謝昊天上帝册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惟寡昧不克明
道不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
兢兢業業夙夜祇畏居位五祀德馨蔑聞皇靈不歆
是用大儆殷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
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勦
兇慝之凌暴雪人神之憤取舊物不改神心載新茲
乃九廟遺休聒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間屬寇

虞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齊
粢盛庶品冀憑禋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
主尚饗

告謝玄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
孝曾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曾祖考玄宗至道
大聖大明孝皇帝皇祖妣元獻皇后楊氏臣猥承聖
緒獲主大器懼德不嗣靡所安寧任重道悠竟貽顛
越京闕生變神人無依臣懷永圖不敢自棄忍恥含
憤迨于載遷戴天履地俯仰慙惕率賴烈祖遺澤感

深于人人心攸歸天意允若肆予小子憑宗廟之積慶再復于鎬京在臣愆尤曷云有補豈敢自蔽以重千厥辜頃以寇孽在郊禮物未備久稽告謝伏積兢惶今祗見闕宮引慝請罪謹以一元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醴齊因時備物虔奉嚴禋尚饗

告謝肅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考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皇帝皇祖妣章敬皇后吳氏臣嗣服先業不克負荷人流於下事失其中姦魁乘釁作亂京邑

播遷之咎臣實自貽震驚宗祧曠時乏祀外憂內愧若墜深泉勸已誓心期刷大恥實賴聖祖中興之業全育垂人澤深慶遠流福裔嗣故上天悔禍羣孽就誅非臣寡昧所能纘服今祗率百辟見于廟廷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蔬醴齊備物潔誠聿申告謝尚饗

告謝代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子嗣皇帝臣敢昭告于皇考代宗睿文孝皇帝伏惟玄德廣運重光盛業武平多難仁育羣生謂臣克

堪付以大寶臣自底不類再罹播遷宗挑乏享億兆
靡依下辜人心上負先顧敢愛隕越苟全眇身大懼
社稷阽危以增九廟之愧由是忍恥誓志庶補前差
列聖在天鑒臣精懇敷錫丕祐俾之續承克稟殄夷
都邑如舊茲臣獲執犧牲珪幣載見于廟廷感慕慚
惶若罔攸厝謹以云陳誠待罪式奉嚴禋尚饗

祭大禹廟文

維貞元元年某月某日皇帝遣某官以牢醴之奠敬
祭于大禹之靈惟王德配乾坤智侔造化拯萬類於
膏墊分九州於洪波經啓之功干今是賴巍巍蕩蕩

無得而名顧以眇身辱承大寶時則異于今古道寧
間於幽明雖依聖垂休諒非可繼而勤人勵已竊有
所希迨茲八年理道猶昧沴氣鬱結降為凶災邦無
宿儲野有餓殍上愧明哲下慚生靈夙夜憂惕如蹈
泉谷所資漕運用拯困窮底柱之間河流迅激舟楫
所歷罕能獲全爰命工徒鑿山開道避險從易涉安
代危嗷嗷烝人俟此求濟仰祈幽贊以集丕功享于
克誠庶答精意

策問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皇帝若曰蓋聞上古至道之君垂拱無為以臨海內

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軌道風雨時若邈乎其不可繼何施而臻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滋廣異文質之變明利害之鄉威之以刑道之以禮敦其俗而彌薄防其人而益偷豈澆淳必繫於時耶何聖賢間生而莫之振也朕祇膺累聖之業猥居兆人之上乾居克勵如恐失墜憂濟庶務夕惕晨興永惟前王之典謨是憲是則師大禹以崇儉法高宗以求賢興夏啓之征作周文之罰旌孝悌舉直言養高年敦本業平均徭稅黜陟幽明勵精孜孜勤亦至矣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亂不懲姦犯不息五教猶鬱七臣

未臻鄉黨廢尚齒之儀烝黎無安居之志賦入日減而私室愈貧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濫意者朕不明歟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異也思欲刻革前弊創立新規施之於事而易從考之於文而有據備陳本末將舉而行無或憚煩略於條對自頃陰陽舛候稜沴頻興仍歲旱蝗稼穡不稔上天作孽必有由然屢推凶災其咎安在傳曰時之不乂厥罰常陽又曰堯湯水旱數之常也二者乖反其誰云從今人靡蓋藏國無廩積朕屢延卿士詢訪謀猷至乃減冗食之徒罷不急之務既聞嘉語亦已遵行而停廢之餘所費

猶廣俟轉糧於江徼則遠不及期將搜粟於閩中則
撓而無獲節軍食則功臣懷怨省吏員則多士靡歸
中心浩然罔知攸濟子大夫蘊畜才器通明今古副
我虛求森然就列匡朕之寡昧拯時之艱災畢志直
言無有所隱

策問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皇帝若曰朕承祖宗之鴻烈獲主神器任大守重懼
不克堪思與賢士大夫共康理道處襟以佇側席以
求而羣議紛然所見異指或牽古義而不變或趨時
會而不經依違以來七年於茲矣國制多缺朕甚惡

焉今子大夫博習墳典深明教化裒然充舉咸造于
庭其極思精心以喻朕之未寤仲尼叙禮樂刪詩書
修春秋廣易道六經之教所尚各殊豈學者修其
當區別將聖人立意本異宗源施之於時孰為先後
考之於道何者淺深差次等倫指明其義夫知本乃
能通於變學古所以行於今今之教人則異於是工
祝陳禮樂之器而不知其情生徒誦禮樂之文而不
試以事欲人無惑其可得耶將革前非固有良術堯
舜率天下以義比屋可封桀紂率天下以暴比屋可
戮然則上之化下罔或不從而三仁四凶較然自異

有教無類豈虛言哉作樂移風聞諸昔典夫至雅必
淡至音希聲文疾列國之賢君猶曰則惟恐寐矧彼
流俗其能化乎將使天地同和災沴不作黎人不變
姦慝不萌何施何為以致於此王者制理必因其時
故忠敬質文更變迭救三代之際罔不由之自秦刻
古法漢雜霸道紛淪千祀王教不興國家接周隋之
餘俗未淳一處都邑者利巧而無恥服田畝者朴野
而近愚尚文則彌長其澆風復質又莫救其鄙俗立
教之本將安所從自昔哲王惟以三正互用後之術
士乃言五運相生以漢應火行則周為木德禮稱尚

赤義例頗乖永言於茲莫識厥理九流得失之論歷
代興亡之由王鄭識理之異同公穀傳經之優劣必
精必究用沃虛懷

策問識洞韜畧堪任將帥科

皇帝若曰朕遐觀典謨詳求理道三代之際粲然可
徵未嘗不文武並興農戰兼務故能居則足食動則
足兵兵足則威食足則固威則暴亂息固則教化行
理國之本實在於此秦漢已降王制不修選士廢射
御之儀教人無蒐狩之禮卽戎者不知其稼穡力本
者罕習於干戈於是異文武之人分農戰之道守則

布言六 九
乏食征則鮮兵歷茲千年竟莫能復抑知者蓋寡將
行之惟艱歟朕念之甚勤思繼前躅良以軍旅之士
役戍靡寧勲庸旣多爵秩咸貴俾服田畝慮興怨咨
仰給縣官不可勝計由是版圖日減阡陌歲荒水旱
小愆廩餉咸竭欲使軍人悅歸於耜耒儒者兼達於
韜鈴田萊盡耕攻取必勝誘人孔易其術安施王者
之師本於立德兵家之法方務出奇德以信成奇以
詐勝理有違反將何適從宋襄成列而敗軍見嘉魯
策韓信決囊以摧敵取貴漢朝然則喪國亡身豈霸
王之道冒危乘厄非仁誼之心所宜討論以定褒貶

夫衆寡不敵克必以謀樂生下齊孫子破楚魏武之
勝袁紹宋高之滅姚泓成敗之由備陳本末古人有
言曰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又曰善爲國者不師二端
異焉其有深旨子房序次兵法任宏論譔軍書指明
異同詳錄名氏想聞商畧擇善而行

答宰臣請停大禮表

朕失德致寇再經播越郊廟乏主禋祀曠時感憤積
中憂愧形外日月以冀庶補前修賴天地降休祖宗
儲慶再新景命祗復皇都自秋涉冬已遷於律候因
心致享未展於孝思而公卿上言邀予以備物都鄙

興誦諷予以勞人禮將俟於他年卜不先於近日永懷感慕情實未安雖則嘉話重違其如至誠難抑所宜參會羣彥更擇近期無或因循以增不德

答百寮請停大禮表

朕再經播遷久曠禋祀不惟霜露之感實貽墜失憂之賴先澤在人上帝臨我克平大難再復舊京朕之失德非曰能補旋欲請罪宗廟展敬郊丘迫以羣情俟于獻歲今滌牲撰吉甫及近期齋心永懷明發不寐忽覽來表良深矍然雖嘉備慮之誠實乖昭事之意朕志先定期於必行卽斷來表也

答第二表

國之大事首在祀典所宜嚴奉以達至誠况今之所懷又異常日不克嗣守馴致寇戎淪陷國都震驚園寢幸憑玄祐再續鴻休播越三時久虧禋祀之禮旋歸半歲未申告謝之誠感愧積中若墜泉谷坐而待曙跂及上春庶乎天地靈祇以歆精意胡乃股肱卿士尚執疑謀出旣不及告辭入又廢於朝獻罔極之慕何心自安宜潔乃誠以祇所奉副予懇切勿復煩

答第三表

三省來表深體乃誠明孝敬之大端陳安危之上計
祇率嘉話夫豈不懷永言思之固亦難抑進退慙惕
罔知所裁中宵求衣當饋忘食且聿修祀事所貴專
精苟未至誠則如勿祭今近期甫及當齊潔敬之心
而輿誦紛然猶執異同之論禮旣虧於嚴奉事奚展
於孝思以義制心勉依來請重予不德愧歎良深

答百寮賀利州連理木表

珍木呈祥允符靈貺顧惟不德何以當之朕聞人事
聿修天休乃答今則兇渠尚在戎役方殷虐旱妨農
飛蝗害稼諒咎徵之未弭曷嘉瑞而復臻所冀公卿

大夫交匡不逮都茲稱述益用懷慙

答宰臣請復御膳表

嘗覽典謨每嘉儉德愛人惜費是朕素懷況大兵之
餘繼以荒饉軍儲國計資用皆空凋戶疲畎膏澤已
竭致人於此過實在予內懷憂慚躬自損貶今兇渠
殘滅粟麥豐成皆祖宗垂休非寡薄所致矧乎邦畿
之內餒殍猶多役戍之徒傷夷未復孜孜訓戒克已
增修猶懼辱守寶圖罔答玄祐豈宜暇逸以厚厥躬
卿等誠在致君將順其美顧惟虛缺非所宜然

答百寮請復御膳表

頃者大勞不息至化未孚兩澤愆期蟲蝗爲害朕以
銷災謝譴莫大於修誠節用愛人必先於克己顧漸
愆咎躬貶膳羞下以均衆庶之憂上以答昊穹之儆
至誠或感嘉應遂臻宿麥方成元兇已殄慶深德薄
惕厲彌加忽覽表章過爲稱述雖將順其美則曰乃
誠而戒慎不怠諒惟朕志未喻來請深體此懷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六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七

李晟司徒兼中書令制

雲雷構屯寓縣興難非山岳降神不生良弼非股肱
叶契不集大勳故高宗得傳說中興殷邦宣王任吉
甫重光周道天寶之季寇陷二京時則先臣子儀翼
戴肅宗戡定禍亂再造區夏于今賴之肆予小子獲
纘丕構不克負荷失守宗祧天祚我唐降生忠烈有
社稷之臣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中書
門下平章事充神策軍節度鄜坊等州管內觀察處
置等使京畿渭南渭北商華等州兵馬副元帥上柱

國合川郡王李晟沉肅有勇，聖明能斷，聞難感憤，誓軍徂征，誠激于衷，義形于色。自河之右，萬里濟師，殷然雷奔，大盜懾駭，屬皇家不造，戎師誘姦，重茲播遷，郊甸震蕩，而晟蓄銳養士，深壘固軍，以謀吞元兇，以義糾羣，帥躬擐甲冑，率先啓行，布忠信爲軍聲，持義烈爲戰器，廓清氛沴，寧復皇都，宗廟載安，宇宙斯泰。佐予興運，時乃茂功德，厚者任崇，業盛者報重，升以元輔，建于上公，熙庶績而翼宣九歌，撫兆人而敬敷五教，用疇井賦，貽厥子孫，與國咸休，永播丕烈。可司徒兼中書令，仍賜食封一千戶，餘並如故。俟還京後

所司擇日備禮冊拜，宣示中外，以彰元勳。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平章事制

宰輔之任，獻替爲務，內凝庶績，外撫四夷，調陰陽以成歲功，贊化育而熙帝載。若金用礪，其彌予違，如旱爲霖，允從人望。矧時屬多難，彌切任賢，朕未嘗不朝夕論思，夢寐懷想，道之所在，人遠乎哉。朝議大夫守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帥統軍長史豐縣開國公賜紫金魚袋蕭復，性質端亮，理識精敏，約已弘物，體方用圓，爲邦必表其理，能及靈亟聞於鯁，議動可成範，立不易方，守尚書吏部郎中

兼御史中丞充荆襄江西等道都元帥判官賜緋魚袋劉從一貞白其行溫恭其文居簡而適用必通禮和而臨事有立持重能斷端慤有恒累更委任多所弘益守京兆府戶曹參軍翰林學士賜緋魚袋姜公輔志懷濟物監必通理主文而諫忠靡退言經始以謀事皆前定道無屈撓智適變通並可以叅贊大猷光膺僉屬兵戎未靖期爾經綸都邑未康期爾還定予一人有過爾是用匡伊萬姓不寧爾是用乂欽哉慎乃有位罔廢厥官復可守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散官封賜如故從一可守尚書刑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公輔可守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金魚袋

張延賞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兩漢致理由乎審官多以牧宰高第入居台輔黃霸白潁川而次遷丞相卓茂由密令而超拜三公蓋以爲國本於親人舉賢先於稱職旌能勸善風化大端今革車荐興賦煩人散匡弼寡昧屬于才臣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充劔南西川副大使管內度支營田觀察使處置等使上柱國魏國公張延賞崇飭文行勵精理道踐歷中外所至有

聲慮必周密心無屈撓簡廉以肅吏慈惠以愛人明以獎姦和以定衆去若始至久而見思秉志不渝課績常最以爾循良之化佐予綏氓人以爾經綸之才佐予熙庶績仍資威重兼領蕃維式慰甘棠之思且繼緇衣之美懋昭邦典勿替家聲可中書侍郎平章事依前兼成都尹餘如故

渾瑊侍中制

論道經邦興戎定亂執是二柄毗予一人得諸全木康濟大難懋官胙土備舉彝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州大都督府

長史克靈鹽銀夏等節度管內觀察處置度支營田押蕃落等使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天永軍行營節度副元帥柱國樓煩郡王渾瑊神降才傑天資忠厚叶予輿運爲國輔臣往以盜起上京駕言出狩羣兇怙亂再犯郊畿時乃奮揚武威董制師律深居籌畫好慝寢謀當敵指揮士旅增氣危城克固我伐用張重以賊臣茂恩養寇資亂再罹艱阻播越巴梁時乃弁轡載馳執羈從邁有見危致命之節有憂國滅私之誠凜然貞規介若金石縱橫有夷難之略感激陳復國之謀分總偏師徑出重險秉大節以誓羣

帥布寬令以宥脅從師次近郊摧兇靡抗軍臨近甸
下邑如歸推成功以不居期盡敵以自效率其全衆
揚旆前追雄威疾馳元惡授首柔德懷服餘黨歸心
掃闢氛昏安復園寢懋乃嘉績其維格天范燹之讓
能耿弇之殄寇總是二美瑛其有焉足以垂勲旂常
垂美竹帛宜首台階之列仍疇井邑之賦祗膺時命
無替厥庸可侍中仍賜實封八百戶餘如故

盧翰劉從一門下中書侍郎平章事制

寅亮天工弘宣理本俾予從乂時乃輔臣苞蹕載驅
以勞定國懋官遷列式是昇章銀青光祿大夫行尚

書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縣開國公盧
翰嚴重不撓貞方自持養恬鎮俗居簡濟衆言思無
隱事必同恒守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紫
金魚袋劉從一質厚氣深識精體遠沖用無竭貞規
不渝從容以和出納惟允自鸞車載駕薄狩于梁執
羈有從我之勤及雷勵匪躬之節交修不逮庶績其
凝俾承命於掖垣仍叅掌於樞務今百度伊始六府
載張論較是非不可以不審宣揚憲令不可以不明
爾其欽承無墜我休命翰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散官勳封如故從一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餘如故

劉滋崔造齊映平章事制

朕嗣位君臨精求理道小大之務靡不經心日慎一日于今八載教化未洽烝黎未康因之以甲兵繼之以災沴斯固鑒有所不至慮有所不周予深浩然若涉深水思所以匡我致理助我官人宣其澤而四方以寧執其要而百工式叙允是大任其惟輔臣夢想勞懷敷求俊乂察言而觀行因事以考能周行之中乃得良弼權知吏部侍郎劉滋操履貞清介然自守居能慎獨重不違仁析理究其精微勵學探於奧旨

守給事中賜緋魚袋崔造性合道要誠通化源適時有成務之才事上懷匪躬之節蘊蓄器業居為名臣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齊映修己以立白明而誠體賢人可大之規用君子時中之道虛受能撰清通不流惟茲之直方可以激風俗惟造之體度可以振條綱惟映之精深可以該物理我有大典爾其參之懋昭厥猷勿替休聞茲可充散騎常侍同平章事造仍賜金魚袋其有散官封賜並如故

李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制

朕所貴乎竭誠善莫大於改過況茂勳有舊崇德日

新翼戴勵勤王之節經綸申盡敵之略敦獎之道時
惟國章平盧淄青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處置等使開
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鄆州諸軍事兼
鄆州刺史隴西郡王李納稟性端厚執心寬簡通變
適用和順積中服勞王家夙有成績乘秋備塞克著
威聲累歲專城載揚理行間者心懷險阻誠義鬱堙
旋能歸款上聞期於率德自效忠節純固久而益彰
爰整銳師式遏亂略保障宋服填壓浚郊巖如長城
作固東土嘉乃率服之美懋乃輸力之勤擢升衮司
載董戎翰玄成嗣台輔之業亞夫繼社稷之勲俾爾

兼榮無替厥服檢校右僕射平章事餘如故

韓滉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制

周召由輔弼之臣兼方伯之任蓋以理化根本在於
親人通瓦庶之情以佐天子秉家邦之慶以臨諸侯
故能中外允釐上下無壅今我有命意其在茲金紫
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
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南
陽郡開國公韓滉文行忠信備修身之道勤儉貞固
有成務之才累更委過多處繁重一心奉職終始不
渝內告謀猷以匡時化外持憲法以一人心理尚廉

平事皆罄筋，奸盜衰息，禮義興行，惠茲一方。時乃之德，陳師旅以追寇讎，納餽糧以修職貢。張我威武，實我資儲，令必應期，謀無愆素。濟于多難，時乃之功。宜其叅務中樞，翼宣大化。仍兼漕運，兼領蕃維，樹南國之風猷，瞻中都之庫實。予則有望，爾其懋哉。繼于前人，無替厥服。可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依前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兼充江淮轉運使餘如故。

李勉太子太師制

立國之本，所繫於元良。弘教之方，必由於端士。非精

識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將安做。吾是以輟台階之老選，宗室之賢。輔翼春闈，是資教諭。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崇文館大學士，上柱國，沂國公。李勉，忠信孝友，直方簡儉。達君臣父子之際，知禮樂教化之端。虛澹保和，貞明寡欲。求舊則德懋，叙親則屬尊。師範國儲，無易其選。可檢校司徒兼太子太師，散官封勳如故。

姜公輔左庶子制

君之任臣，有優賢賜告之義。臣之事君，有量力知止之道。故能進退以禮，終始可勝。此朕三事大夫濟理

圖全之意也守諫議大夫同平章事賜紫金魚袋姜公輔首舉高第擢居諫曹爰資美才參掌密命居易勵修身之操見危著從我之勤自處台司累疏陳乞忌滿思退持盈守謙留中久之重難其請式光搗揖俾尹官坊可太子左庶子勲賜如故

崔造右庶子

宰相之職允釐百工時准仰成不可廢闕中散大夫行給事中同平章事上柱國安平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崔造頃居掖垣參掌樞密總領繁重積勞疹深亦既優賢賜之長告歲聿云暮有加無瘳披誠自陳

章疏三上知止之道守之甚堅處以休閑俾遂願養可太子右庶子勲賜如故

盧翰太子賓客

求賢審官以康庶績就閑優秩以處舊臣蓋欲敦終始之恩全進退之禮金紫光祿大夫行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盧翰頃因多難從我于征以其年及老成任推先進方將求舊擢處台衡在華迄今亟淹星歲勤勞既久衰疾有加宜徙職於春闈用優賢於暮齒可太子賓客勲賜如故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七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八

賈耽東都留守制

河洛舊都時巡久曠命以居守俾之保綏間者淮甸
不寧汝墳屢警增置軍府作藩王畿職任既分威望
非重思有總制一其典刑爰資信臣徃又東夏銀青
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魏國公賈耽豁達貞方識通
大體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恒因物情
以施教化所莅之郡霽其休聲悅李廣之風人皆自
便懷平祐之德敵不敢侵自誠而明在久彌著分我
憂寄實惟其人董制軍師安集疲瘵統禦都邑提持

紀綱懋昭厥猷無替朕命可守本官兼御史大夫充
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觀察等使判東都尚
書省事散官勳封如故

崔縱東都留守制

居守之重固難其人近歲以來益又繁綜領廉察之
任專禦備之權地廣務殷一皆咨稟非利用罔以通
濟非純德不能保綏周爰咨詢公論有屬銀青光祿
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安平縣公崔縱素風
自遠代濟忠貞慶之所鍾繼有才哲氣質淳茂識度
淹通蘊經遠之沉謀宣適時之利用寬而不弛簡則

能周以茲公方多歷要重小大之務必聞休聲輟於
周行式是東夏擢居春官之長且兼副相之雄懋昭
厥庸期復先構可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
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充東都畿汝唐鄧等州都防
禦觀察處置使散官勳封如故

普王荆襄江西道兵馬都元帥制

君人立極所務於勝殘秉律成師寔先於謀帥申明
號令總持紀綱弘九合之功決百勝之略非慎簡不
可以濟事非僉屬不可以臨民集大勳者必舉於宏
綱體至公者無避於內舉爰擇蕃翰俾掌元戎開府

儀同三司詩王謨性稟忠厚訓知禮樂居常樂善動
不違仁察其內恕外溫必能安人和衆體方識敏諒
可成功庶乎知子之明授以貞師之律可揚州大都
督持節充荆襄江西沔鄂等道節度使及諸軍行營
兵馬都元帥餘如故仍賜名誼改封普王嗚呼小子
誼其敬聽朕命我國家之有天下百七十載于茲矣
祖宗垂化紹統功德繼茂威加殊俗惠洽普天海隅
蒼生代受亭育躋之於福壽煦之以仁和源廣流長
慶深祚遠曆數有嗣纘于朕躬兢兢業業懼不負荷
虔恭寅畏歲五周星循列聖之耿光稽上古之謨訓

一物失所是用疚心萬方有罪每懷咎已懸法皆考
於天則舉事必酌於人謀期合大中罔循私欲而涉
道猶淺燭理未明文闕於化成武乏於定亂刑賞失
中授任乖方厚澤未均大信未著致使兇慝熾禍干
紀亂常悖違君親蔑棄天地盜據我都邑痛毒我士
庶驅脅丁壯暴骸於原野攘奪羸老轉死於溝壑忠
良隕命義烈銜冤迫以兇殘莫由自奮憤深骨髓怨
結蒼旻朕所以中宵屢興終食三歎哀蒼生之無告
閔赤子之非辜為人父母寧忘愧悼賴三事大夫竭
誠於內羣帥爪牙宣力於外交修不逮日冀康寧江

漢上游建瓴制寇亘千里之地連十萬之師保大定
功宜有統壹允副茲選往哉汝諸無以貴驕人無以
善自伐無縱已之慾無拂衆之謨從諫如流改過勿
吝卑躬降志以奉賓傳絕甘分少以撫軍師布誠信
以歸人心明賞罰以盡士力詰姦誅暴懋昭乃勲敬
事恆人無替朕命膺茲重任可不勉歟建中四年元
月二十六日

馬燧渾瑊副元帥招討河中制

天地殊位君臣異制苟不率道茲謂亂常退而增修
於是有舜干之義諭以遷善於是有文告之辭若猶

不悛乃用致討興戎動衆豈得已哉李懷光擢自軍
候委之節制亟有勤績累加寵榮總衆駿奔自遠赴
難解圍逐寇朕甚德之位極上台寄崇總帥親之若
同體信之無間言朕於斯人亦已厚矣而器小任重
固貽顛覆有功自棄無罪自疑崇信讒邪脅逐將帥
養寇資亂蓄奸幸災朕素所推誠猶謂非實優容任
遇坦然如初凶跡既盈醜跡彌露謀危社稷通結渠
魁公相往來無復忌畏窮極兇悖所不忍言朕播遷
巴梁違遠陵寢大懼失墜為列聖羞賴先澤在人匪
庶知感朔方將士忠節不渝懷光既沮姦謀詭稱效

順累陳款䟽請詣闕庭朕深惟舊勲務欲全貸授以師保之任疇其并賦之食璽書勞問誓以終始懷光遂殺辱使臣完聚守保將以悖慢之罪加於忠義之軍因茲脅從冀與同惡謂衆可罔謂天可欺覆載所不容人臣所共棄討除大憝招輯非辜爰咨輔臣以董戎寄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充河東保寧軍節度使北平郡王馬燧操業端亮器宇宏達秉難奪之節負不羈之才常持至公深識大體感激而三軍有勇彌綸而庶績允諧威聲所臨郡邑皆復殿于北土隱若長城

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行侍中兼靈州大都督靈鹽豐夏等州節度使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押蕃部落等使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天永平等軍行營節度兵馬副元帥上柱國樓煩郡王渾瑊淳粹積中仁厚成性布寬大以容衆著誠信以撫人事必沉詳臨危益辦節惟貞固在險逾彰弘濟艱難懋昭勲闕出納朕命光膺具瞻並文武全材安危注意副我憂屬時惟二臣比德協謀徃清多難燧可兼充奉誠軍及晉隰磁等州節度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餘並如故瑊可兼河中尹充河中絳州觀察處

置等節度使仍充河中絳州同陝虢等管内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功臣散官勲封如故嗚呼朕不敏不明失於君道連禍未息勞師靡居中心自咎鬱若焚灼又以朔土之衆代著忠勞橫遭污脅深所憫惜爾其敬敷朕命明諭朕懷務於招綏非黷威武惟輸誠歸順罔有不赦惟執逆拒命罰止元兇寧失不經無濫無罪列爵懸賞用俟勲賢布告遠邇咸令知悉

李晟鳳翔隴西節度兼涇原副元帥制

周之元老以分陝爲重漢之丞相以憂邊見稱故方岳克寧疆場不聳安人保大致理之端今所以重煩

上台作鎮西土奉天定難功臣司徒兼中書令充神策軍節度鄜坊丹延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充京畿渭北鄜州華州兵馬副元帥上柱國合川郡王李晟勵精剛之操體博大之德適時通變而大節不奪虛受廣納而獨斷自明奉法以身推功以下衆無犯命人用樂從懷德畏威令行禁止誓羣帥於危疑之際駐孤軍於版蕩之中氣凌風雲誠動天地一鼓而兇徒懾北再駕而都邑廓清師皆如歸人不知戰再安社稷功格皇天而明識秉彝清風激俗雅尚恬曠搢謙有光朕以汧隴近郊扶風右地川阜連亘柢於回

中限界諸夷蕃屏王室所屬誠重付之元臣兼二將
之甲兵崇十連之元帥宣威耀武罷警息兵俾予仰
成時乃丕烈可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右節度營田觀
察處置等使仍充鳳翔隴右涇原節度管內諸軍及
四鎮北亭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功臣本
官兼官如故

劉洽檢校司空充諸道兵馬都統制

論道經邦允歸碩望建牙統衆必藉雄才中外具瞻
安危注意今以二柄付之元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宋州諸軍事

兼守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營田宋毫潁等州觀察
處置等使仍權知汴滑宋毫等州都統兵馬事懷德
郡王劉洽秉志端亮飭躬簡儉博厚足以容衆和易
足以長人純孝榮親盡忠事國分我閩寄殿于大藩
扼制淮夷保障楚甸戎捷繼至軍聲再揚殪羣兇於
宛丘驅大憝於梁野控引漕輓委輸京師予嘉乃勲
懋乃貞節用錫丕命俾揚洪休燹贊二台紀綱羣帥
式是大任爾惟欽哉可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依前宣武軍節度使度支營田宋毫等州觀察處
置等使仍充宋毫潁等州管內諸軍兵馬都統散官

勲封如故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八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九

渾瑊京畿金商節度使制

王者之制安不忘危弘其道則文武齊致教其人則
農戰兼務故雖縣內不可去兵況密邇寇虞干紀稔
慝都邑郊甸騷然靡寧聿求信臣特建戎號濟人夷
難允屬勲賢京畿渭北節度使兵部尚書行在左都
虞候渾瑊忠貞博厚溫恭簡肅持重不撓好謀而成
居業克敦其詩書受賜每陳於廊廡能推誠而撫下
不伐已以拒人委任中外咸著聲績夷險一貫隱然
殿邦朕越在郊垵偏於克醜授之師律式是戎昭侍

衛增嚴斥候無爽檢身齊衆同士伍之勞苦敦陣整
旅壯行列之威容靜以伐謀動而制勝臨危勸節予
有賴焉王圻之內沃壤千里綿亘商嶺屏於南門觀
風靖人詰禁誅暴俾爾兼領用孚于休可京畿渭北
渭南金商節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杜亞淮南節度使制

淮海奧區一方都會兼水陸漕輓之利有澤漁山伐
之饒俗具五方地綿千里聿求良牧豈易其才今又
革車方興軍賦屢調體於寬大則事缺務於辦集則
人殘自非剛柔適中文武兼備其何以副我憂屬惠

綏南方正議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扶風縣
開國男杜亞識精體要學究宗源妙於用而有常通
其變而能久爲理敦教化之本立言參禮法之中道
無礪磷行有枝葉回翔省闈表彌綸獻納之勤踐歷
方州著清淨循良之稱其嚴重可以鎮俗其才術可
以匡時休有令問輝映朝列朕以東南思乂注意求
賢爰輟名臣俾寧藩服往率厥職時惟欽哉可揚州
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觀察處置
等使

虔王申光隨蔡等州節度使制

自昔哲王疆理天下必選其明德樹之宗親參制藩
維夾輔王室賢戚並建時惟休哉長淮之西厥壤千
里人靡寧息于茲有年朕其永懷慘若焚灼思得良
帥代予安人釋其危疑彰我信惠以親而授其在於
茲開府儀同三司虔王諒性本溫恭生知忠孝祗服
訓導躬行不渝言皆副誠事必求當端慎可以鎮俗
寬厚可以長人底綏一方庶允憂屬可申光隨蔡等
州節度副大使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

唐朝臣振武節度論惟明鄜坊觀察使制

分命使臣統臨方岳弛張之道蓋亦從宜近甸無虞

則但廉風俗邊陲式遏則兼假旌旄名制雖殊委任
俱重膺是選命莫非勲賢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兵部
尚書兼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
使平樂郡王唐朝臣嘗總偏師邁于多難仗義率眾
臨危不迴保全關衝抗絕兇逆守而能固出則有功
每急病而讓夷嘗以寡而敵眾竟殲大憝克集茂勲
炳然貞心堅若金石泊師旋歸按俗頒條軍旅慰安
流庸悅附奉天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工部
尚書兼左金吾衛大將軍充右街使上柱國建康郡
王論惟明釋位勤王有赴難之節扞城禦寇有持危

之功奉主忘身棄家從國越自郊甸再踰巴梁險阻
艱難靡不陪扈忠義所在生死以之久司禁戎益茂
勳績器質敦實識度寬敏通明吏職練達武經本之
以純良輔之以才術俾居藩翰僉謂汝諧朕以北控
單于國之巨鎮彼方戎帥沉痾是嬰卧護邊軍已淹
寒暑憫其盡瘁難以重煩爰咨信臣更踐厥職朝臣
可依前檢校兵部尚書兼單于大都護御史大夫充
振武綏銀鄜勝等州節度營田處置押兵藩落等使
惟明可依前檢校工部尚書兼鄜州刺史御史大夫
充鄜坊丹延等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餘並如故

韓滉加檢校右僕射制

周制以輔翼之臣出作方伯漢官以牧守之最擢拜
公卿其在匡時中外同體朕以大勞未又勤卹於黎
元多難荐興注意於藩岳就加命服式寵能賢則增
秩進律亦古之道也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
使持節潤州諸軍使兼潤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鎮江
軍浙江東西節度觀察等使韓滉忠肅剛直清公簡
儉持至公以檢下強禦必繩秉大節以事君險艱無
易惠能恤衆明足照姦歲發勤王之師日增贍國之
賦軍無撓敗俗以阜康殿千大邦理平訟息朝有勸

與昭升乃庸胙土以報勤懋官以旌德底又江甸永孚于休可檢校尚書右僕射進封昌黎縣開國公餘如故

嘉王橫海軍節度使制

度土分疆設官蒞事因時設制期在理安必順物宜且後人欲版圖既溢則疏邑以制州統攝或乖則分部而建長沿革之道亦何常哉滄海之隅地饒俗阜隱然北土實曰雄藩鎮撫之宜是資懿戚開府儀同三司嘉王運氣本元淳重承先訓忠肅孝友寬仁惠和勤於服儒樂在為善施於事任必有可觀舉不失

親至公斯在欽率厥職永孚於休可橫海軍節度使滄景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勳封如故

馬燧李臯實封制

列爵以旌德胙土以報功國有彝章是用褒勸朕以不德間逢多虞蒲坂有叛亂之臣淮沂有僭逆之帥萬姓罹害四方靡寧奉誠軍節度兵馬元帥檢校司徒兼侍中馬燧聞難之初忠誠奮發躬帥士旅討茲不庭略地如歸攻城必克晉絳磁隰靡然向風元亮勢窮竟就梟戮清我甸服時惟茂勳荆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戶部尚書嗣曹王臯親率全軍抗於

強虜晝夜不息迨於三年謀成必臧師出皆捷復斬黃之地拔安陸之城隱其威名保入江漢並著節于國存功于人跡效炳然僉議攸屬雖懋官已序而食賦未加疇庸之科無乃有闕宜其寵錫以答殊休燧可賜實封五百戶通前七百戶臯可賜實封三百戶

韓滉度支鹽鐵轉運使制

食貨所資邦家大本總領之重必推元臣故周以冢宰制國用漢以丞相調軍食官給人足謂之善經今戶口凋傷財產衰耗邊疆未靜役費尚多思欲均厚澤之征權重輕之制國無匱乏人不怨咨運籌佐時

其在良輔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鎮海軍浙江東西節度兼江淮轉運等使晉國公韓滉昔事先朝常掌邦賦真心獨立一志在公吏無姦欺財以饒羨自臨江甸事舉風行職貢有加轉餉相繼成功允集艱食用康介于方隅未極材術宜其弘濟式副具瞻可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餘如故

李叔明右僕射制

行止兩全必惟明哲致其用以匡國敦乎道以保身周旋令名始終不替斯賢者極致而行之實難金紫

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梓州諸軍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劔南東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度支觀察處置等使蘇國公李叔明稟粹挺生鬱為邦傑虛懷朗暢達識周通早以器能累更任遇中外所踐必聞休聲嘗尹京師姦豪屏息泊臨方岳風俗澄清吏服嚴明人懷德惠憂公奉職勵節存誠服勞王家行及三紀以茲盡瘁沉恙所嬰扶疾趨朝披誠告老固陳衰察深戒滿盈情皆發衷語且形泣視其激切良所軫懷敦勸旣頻辭乞彌固繼獻章疏期於必從省之憮然用增感歎雖惜

其舊德往泣遐藩而憫以高年難違懇志猶資碩望俾長庶察罷方鎮之煩總中臺之重式彰尚德且示優賢可依前守太子少傅兼尚書右僕射

李澄贈司空制

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求之昔賢鮮克全備良以謀始匪易慎終尤難其有志奉公家力輔王室見危而立節將沒而陳誠操尚堅明謀猷深遠憂國無忘於顛沛周身不離於令名有臣如斯可以旌勸故義成軍節度滑鄭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

王李澄天授將材勇而多智臨危不懼見義必爲崎
嶇險艱勲節兼著勤於廣業曾未遑安帶甲臨戎連
年野處積勞成瘁霜露所侵瘡疾攻中癰疽發外迨
茲病亟不替忠誠憂國疚懷戀闕流涕懼軍戎之乏
帥念方鎮以爲虞上表披陳懇求代免辭情激切備
慮精深視之感傷當宁興歎雖史魚之陳尸納諫吳
漢之在疚獻謀比方於此不足多尚天胡不容奪我
良帥惻然嗟悼用切深衷始終存義澄實有之褒美
節終是宜加等可贈司空賜物五百段米粟三百石
以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使弔祭所緣喪葬並准式

官供仍以澄上表宣付史館以彰忠節

除鄧州歸順官制

迫以兇威陷于寇境義不受汚忠能奮誠履重險而
不回處疾風而逾勁忘軀徇義獻款投誠足以勵彼
勤王激其汚俗去逆效順固先典之攸嘉懋賞勸功
驗彛章而不昧咸從序用俾服官常可依前件云

李納檢校司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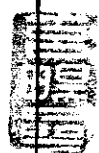
鄭武公父子繼爲周司徒內居股肱外作藩翰詩美
緇衣之德傳稱夾輔之勲我懷斯人今得良弼開府
儀同三司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

平盧淄青節度管內度支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
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隴西郡王李納宇量宏博質
性沉毅體仁能斷見善必遷蘊非常之才守以純一
秉難奪之節著于艱危昭升令問茂建勲績屬淮夷
構亂東夏震騷奮旅徂征坐籌制勝解商丘之難攘
彼兇殘釋陳城之危俘厥渠帥德功克懋官賞宜崇
庸建上台宜賜真食惟乃先服勤勞王家以殿邦之
勲叅論道之職俾爾嗣績光于前人荷國之寵章承
家之不構敬慎厥德永孚于休可檢校司空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仍賜實封五百戶餘並如故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九

唐陸宣公制誥卷之十

賜李納王武俊等鐵券文



維興元元年歲次甲子正月癸酉朔二日甲戌皇帝
咨爾某官某嗚呼王者所以撫人失於所撫則叛下
者所以奉上失於所奉則刑各當其理德用不擾各
違其分亂於是生朕德薄化淺昧於君道罔知省已
姑務責人是以徵師徂征連歲靡息惟爾以誠志之
不達反仄于厥衷阻衆興戎結黨拒命豈非上失於
所撫而下失於所奉歟書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我
實不德垂人何咎俾廢其生業離於室家陷于困窮

死于戰陣者疾廢養孤惇靡依怨結蒼生感傷和氣
朕為人父母得不愧于心哉晨興以思夕惕以悼自
嗣位迄今六載天將悔禍朕方覺悟爾亦知衆心之
厭亂思所以保安叶于朕懷若應符契非天地合德
人神合謀將茂育羣生則何以臻此朕是用上順天
意俯從人心滌爾疵瑕復爾爵位坦然靡阻君臣如
初功載鼎彝名藏王府子孫代代為國勲臣河山帶
礪傳祚無絕朕方布大信承天子人若食其言何以
享國嗚呼其祗若命用保無疆之休

賜安西管內黃姓纛官鐵券文

維貞元二年歲次丙寅八月丁酉朔三日己未皇帝
若曰咨爾四鎮節度管內黃姓纛官驃騎大將軍行
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兼試太常卿頓啜
護波支惟爾乃祖乃父代服聲教勤勞王家勲書于
鼎彝族列于藩籍爾克紹先祖之烈而重之以忠貞
嗣守職官祗若朝化率其種落保我邊陲丹誠向化
萬里如近是用稽諸令典錫以券書若金之堅永代
無變子孫繼襲作我藩臣爾其欽承勿替休命

慰問四鎮北庭將吏勅書

四鎮北庭將士官吏僧道耆壽百姓自祿山首亂中

夏不安蕃戎乘釁侵敗封略道路梗絕往來不通哀
我士庶忽如異域控告無所歸還莫從朕未嘗一夕
忘懷而事勢不及相卹與言軫念忽以涕流卿等咸
藎忠誠誓死不屈或早從征鎮白首軍中或生在戎
行長身塞外克奉正朔堅保封疆援絕勢孤以寡敵
衆晝夜勞苦不得休息歲時捍禦不解甲冑勳高百
戰義叶一心介然孤城獨守臣節日來月往三十餘
年奉國之誠久而彌勵求諸今古忠烈莫儔義激人
倫名光史冊蠢動知感況於朕懷朕嗣守洪業君臨
宇內思安垂庶以絕戰爭遂與贊普約定好和集落

漢士庶告天地神祇設壇會盟永息邊患疆場罷警
于今六年近以賊臣朱泚背恩驚犯宮闕贊普又遣
帥旅助討姦兇兩國交懽事同一體北庭去此遙遠
信使難通於西蕃旣非便宜在國家又絕來往永念
士庶隔在殊方歸路無因親戚永訣爲人父母實所
感傷已共西蕃定議兼立誓約應在彼將士官吏僧
道耆壽百姓等並放歸漢界仍累路置頓供擬發遣
待卿等進發然後以土地隸屬西蕃今故遣太常少
卿兼御史大夫沈房及中使韓朝彩等往彼宣諭仍
便與西蕃交割卿等宜遞相慰勉叶力同心互相提

携速圖進路復歸鄉井重見宗親生人之情莫重於
此一勞永逸固不合辭卿等誠節昭宣勲閔茂著到
此之後當時甄升仍給田園以贍生業必令優厚用
答忠勞如有資產已成不願歸此亦任便佳各遂所
安宜勉良圖副我勤想夏契卿等各平安好遣書指
不多及

與回紇可汗書

皇帝敬問可汗弟兩國和好積有歲年申之以昏媾
約之以兄弟誠信至重情義至深頃因賊臣背恩構
成嫌讐天不長惡壽已誅夷使我兄弟恩好如舊周

皓及踏本啜黑達于等至得弟來書省覽父之良以
為慰弟天資雄傑智識通明親仁善隣敦信明義罷
戰爭之患弘禮讓之風保合大和用寧區宇惟茲盛
美何以加焉朕之素懷與弟叶契為君之道本務愛
人同日月之照臨體天地之覆育其於廣被彼此何
殊況累代以來繼敦姻戚與弟俱承先業所宜遵奉
令圖自茲以還情契彌固垂之百代永遠無窮緬想
至誠當同此意所附踏本啜奏請降公主姻不失舊
頗叶通規待弟表到即依所請宣示百寮擇日發遣
緣諸軍兵馬收京破賊頻立功勲賞給數多府藏虛

竭其馬價物且付十二萬疋至來年三月更發遣一
般餘金續續支付弟宜悉也安西北庭使人入奏金
歸本道至彼宜差人送過令其速達弟所寄馬金
到深愧厚意

却賜吐蕃將書

勅尚覽鑠論莫陵悉繼等至省所陳奏朕具悉之國
家與大蕃親則舅甥義則隣援息人繼好固是常規
朕嗣位君臨思安兆庶常以信讓爲事不以爭競爲
心區域雖殊覆育寧別贊普天資仁德好生惡殺與
朕同心重修舊好會蕃漢將相告天地神祇約誓之

言至嚴至重大信一立義無改移所請奉天盟書勒
於清水碑石審詳事理頗甚乖違往歲賊臣稱兵竊
據城闕尚結贊志惟嫉惡義在救災頻獻表章請收
京邑朕以宗廟社稷悉在上都但平寇戎豈惜酬賞
遂許四鎮之地以答收京之功旋屬炎蒸又多疾疫
大蕃兵馬便自抽歸旣未至京有乖始望奉天盟約
豈合更論朕欲苟循彼情便令鐫刻則是非務實信
不出束欺天罔神莫大於此凡曰通好貴於推誠將
垂百代之名豈顧一時之利但以事之去就須定是
非若不辨明使成姑息親隣之義豈所宜然故遣使

臣與卿詳議卿是大蕃輔佐必當智識通明事理昭然不足疑惑儻有他見宜具奏聞審細研窮須歸至當所論先許每年與贊普綵絹一萬匹段者本來立約亦為收京然於舅甥之情此乃甚為小事二國和好卽同一家此有所須彼當不悞彼有所要此固合供以有均無益是常理贊普若須繪帛朕卽隨要支分多少之間豈拘定限假使踰於萬疋亦當稱彼所未朕之所重者信誠所輕者財利思與率土同臻大和想卿深體至公務存大義安人保境垂美無窮勉思令圖以副朕意今遣倉部郎中兼侍御史趙聿與

來使同往書中意有不盡並令趙聿口宣尚結贊論莽羅等嘗總師徒遠來赴難功雖未就義則可嘉其所領將士等朕先許與賜物一萬匹段並已排比許卿所商量指定此使却回卽發遣往今各賜卿少物至宜領之

賜吐蕃宰相尚結贊書

勅尚結贊卿天資材術作輔大蕃識通古今志奉忠信義聲著積遠近流傳比聞入典樞衡近知還總戎務二國所定和好首末是卿商量得卿却來深以為慰昨者邊軍狀奏彼國兵馬踰越封疆朕以畫界立

盟先有定分贊普素敦仁義卿又特稟純誠背約侵
漁必無此理但勅邊城自備不令輒動干戈若使效
尤恐成交惡初疑界首遊奕少有乖宜不謂大發師
徒漸加侵軼興兵動衆必合有名蕃軍此行未測其
故朕自嗣膺寶位卽與贊普通和敦以舅甥結爲隣
援懲戰爭之弊知禮讓之風彼此大同務安衆庶乃
於境上建立壇場契約至明誓詞至重告于皇天后
土諸物百神有渝此盟殃及其國朕敬奉誠約分毫
不移信使交懽歲時無絕碑文具在可以明徵豈有
一事不行一言不信頃令趙聿專往近方從彼却回

兼聞彼蕃使同來至今獨在道路卿所論奏朕並未
知待詳事由乃可商議旣稱和好理絕相疑未合輕
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明豈
其可罔卿智識明達朕所深知頃年猶舉義師救此
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名故專遣使見卿欲得
審知來意竚聞還奏以副所懷趙聿及蕃使合到待
覽表中意旨續卽商量報卿卿涉遠而來當甚勞頓
今賜卿某物至宜領之秋冷卿比平安好將士並存
問之

賜尚結贊第二書

趙聿及論拱欒等至得卿表奏具見懇誠省覽言辭
卽稱和好及覩事跡唯務侵凌矛楯若斯將何取信
審察書中之意蓋求四鎮北庭如此事宜足得商議
旣言通好理絕相疑未合輕舉甲兵便踰境界盟誓
之語忽焉如遺天地神祇豈其可罔又聞放縱兵馬
蹂踐禾苗邊境之人大遭驅掠在此未爲深損於彼
殊非遠謀卿之用心何乃至是國家利害計須久長
和好之道旣虧仁義之風何在卿智識明悟朕所深
知頃年猶發義師救此災患今豈不存大信遂棄令
名故遣使見卿欲得審知來意必若守其盟誓務在

同和卽收斂兵車速歸本界所掠百姓一切放回然
後可表卿直心信卿來奏續卽遣使與論拱欒同往
諸事並有商量交歡必令得所或密懷他意將欲別
謀彼雖未說實情此亦略爲准擬但緣誓約本重朕
意不欲先違以此勤勤合有相問佇聞來奏以副朕
懷

賜尚結贊第三書

勅尚結贊蕃使論拱欒等與趙聿同列卿所陳奏朕
具悉之誠意勤勤志敦和好上以成舅甥之義次以
結隣援之歡外以彰禮讓之風內以息戰爭之患兼

此數事昔賢所難非卿材越等倫識通今古豈能匡
輔大國弘宣遠圖施美利於當時傳盛名於不朽眷
懷明略歎尚良多然以贊普來書務於叶睦卿之所
奏亦貴通和初覽其言實嘉德義及觀其事頗訝乖
違以卿賢明朕所信重棄義踰約計必不然未測事
由因何至此壞年所定和好言約頗謂分明至如四
鎮北庭元不割與蕃國及朱泚悖逆作亂上都卿仗
義興師請收京邑遂許四鎮北庭之地將以報答成
功旋屬炎蒸蕃軍便退奉天之約豈可更論事甚分
明固無疑惑凡言結好所貴和同通體商量有何不

可大蕃必若要四鎮北庭之地卽合直以情言彼但
露其誠心此亦自有分義豈假曲微前事廣起異端
仍發師徒務張威勢蕃使猶未至此蕃軍早已越疆
或稱欲自赴朝或云更定言誓旣虧盟約且失禮儀
言與事乖將何取信夫人君立國必不徒然惟漢與
蕃各受天命勝負固有定分強弱寧由力爭卿欲以
衆相侵以威相脅謂天地可罔謂盟誓可渝卽當肆
意所爲不必更論和好儻欲守其前約敦以親隣去
就之間固宜有禮遣使來往足得商量張皇師徒是
何道理和好者禮義之事甲兵者爭奪之由二端懸

殊理不並用今欲以用兵之勢定和好之辭事必不成縱成何益卿識且通敏器宇沉詳如此事宜不言可悉未知來意竟擬如何且首末論和是卿商議清水會盟之日卿又親發誓辭將期去殺好生修文偃武永安垂庶垂法子孫天下稱嗟以爲盛美未經數歲遽有變移非獨見諗於四方亦將取笑於千古以此思度甚欲通和彼雖小有侵陵朕亦未卽交惡故遣某官與卿更審籌量卿若必務同和更無他意卽宜便歸本界遣使具述本情所須四鎮北庭朕當自有推議如或託稱繼好志在別圖依前縱兵不卽歸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一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因不興與亂同起因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



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畱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

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為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怠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

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經制頗存典刑疆本之意則忘沿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戍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峭函失險外寇則汧渭爲戎于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

豈不爲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攘却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官廟無竇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遑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邦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又徵諸道戎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

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蠢茲昆夷、猶肆毒蠱、異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詐、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葦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暗寇黠

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為無擾、於人為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為凶器、戰為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為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為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為鑒、往歲為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為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

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已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矍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父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

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廩，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蓄，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請權之科，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

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弃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彊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

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爲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采擇之一端陛下儻俯賜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無有焉遂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俱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郵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推酒

抽貫貸商點召等請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
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
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
我何有不從端本整蔡無易於此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寧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
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
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升朝
荐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
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

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
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
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
下詢蕩蕘此堯舜舍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適言之意
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
裾斷髮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
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
開懷訪納之時庶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
旨慮匪悅聞俯懼貴臣將為沮議者尾憂畏前後顧
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

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
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
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
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
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
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
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則
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
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
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

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
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
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
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
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
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有傷遭詿誤內蓄危疑
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
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
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
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

化者必過半矣。舞千格苗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
俱稟梟鷂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
庸流。闖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
不過蹴鞠踴躍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為
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盜竊
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
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
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尚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
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笞肉捶骨。呻吟里閭。送
父別夫。號呼道路。杼柚已甚。興廢已殫。而將帥者尚

曰財不足。兵不多。此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
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
納。復為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感。遂乃過
為臆度。輒肆討論。以為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
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
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今以陛下效其明聖。羣
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
謂臣此說。蓋虛體爾。不足徵焉。臣請復為陛下效其
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唱亂之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
迭為唇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芘聲勢

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
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窟巢元惡
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
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
田悅旣敗方屈勢竄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
捷之氣躡凶虜傷夷之餘出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
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增師徒日益于茲
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
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
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

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
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
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
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
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
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
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
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
則枝幹顛瘁而根柢廢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
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

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
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人推不寧事變難測
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
法之要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
不如澄其源而濁自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
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
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
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
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
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重輕

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
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
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
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蒞
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
年矣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
偷全餘生無復遠畧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林
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
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
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

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為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所謂幽燕恒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衄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適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

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其
曜以烏合之衆捍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其軍
以為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
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
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
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
救襄城之圍李芄還鎮為東都之援汝洛既固梁宋
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
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患不生息勞則物力
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

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欠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疆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托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

曩之田悅寶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疆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一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二

論叙遷幸之由狀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叙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剋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為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間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環請對臣言未獲畢辭

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
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
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
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
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
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
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雷騷
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
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
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

日織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求膏血竭
於笞箠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
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
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
遣東征邊備空虚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
薄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勲貴戚之門所
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當蒙親委或著忠
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
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
傷貴位崇勲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轂下尤嚴邸

第戾王咸輸屋稅禪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
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
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蹶然而京邑關畿不寧
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恩任法
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
於人而疑似之間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
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
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
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
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

衛無誰何之人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
以乘我間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
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
難不能效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
徒言歟聖旨又以家國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
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古算祕術
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
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
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
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

九有以亾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仲尼以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亾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亾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為書窮

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辯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為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

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間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畧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頻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屠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烝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巡反叛卒果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古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深失建將來之令圖拯

宗社帖危劓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撓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勅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勉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已以從衆焉違欲以遵

道焉遠檢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
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
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
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
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為哉
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
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
何患乎天下不寧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
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
下稟英資承寶曆四海之利權由已列聖之德澤在
人苟能增脩蔑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逋誅淫
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天保佑陛下恐陛下神武果
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永福祚耳伏願悔前
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
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致昇平豈止
盪滌妖氛旋復宮闕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
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
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秦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

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變
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
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
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
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
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
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
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
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
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

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
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
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
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
乏軍用今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養威嚴言且
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
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
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
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
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阽危恤黎烝安反

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
行已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
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
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
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
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
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踴騰謗
藉藉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
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衆情之所病
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

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
下何慮不行而直為此懍懍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
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揖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由
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
之餘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
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
言切而理極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
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
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
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

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內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執事化疑梗為訢合易怨謗為謳歌浹辰之間可使天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圓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逋誅尚穴宮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

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弘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為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猶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敢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慙惶蓋犬馬感恩思效之心睽睽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

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曰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垂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由是焉上約已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已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深遠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

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歟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已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察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于衆捨已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于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

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美武王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魚然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遠賢也書曰謂人莫已若者亾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卒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

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取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粵自秦漢暨于周隋其間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尚恐議者曰時異事殊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效之九章章者以辯

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燬侔日月英畧施於百勝聖功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恒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諭往古成敗或問人間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

類滋長尚恐過言謬舉既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即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猶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親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遺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間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

遠中宮之威柄潛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其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流迄神龍景雲之間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玄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專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壅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猶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貪權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趨媚者則曰時已太平矣胡不為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

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
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廟議曹以頌美為奉職法吏以
識旨為當官司府以厚歛為公忠權門以多賂為問
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談
談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
蒙會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
至今為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骸之拂
心比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
肅宗懲致寇之由蘊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
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腑推心與人豁放宵

人及文氣

襟忘已應物故得來蘇之望允塞配天之業勃興先
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
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離析理尚寬太務因循而重作
為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謀責
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事多含弘
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
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資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
牢籠物表憤習俗以效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爨
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浚恒太深遠者驚疑而阻
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

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又
上慮欺誕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
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
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跼踖趨退亦不列事奏陳軒
墀之間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
臣列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極
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逐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
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垂同
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
所覩驗徃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

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
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
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
由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全萌乎安泰今陛下將
欲悔禍徼福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
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
由則何以乎聖懷彰令聞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
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斯議輒以獻聞自爾已
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
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

言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二

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况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
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污清時虧損聖化
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
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恒制人思奉
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安南重中使以輕外
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望押不出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三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
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
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
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
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
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
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
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社震驚

尚愆禋祀中區多禎大憝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
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
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
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
詳思不為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其
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為
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
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

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
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也天下尊之美之亦
已至矣而其指以為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是一字
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尚自菲薄降號為王
嬴秦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皞兼皇與帝始總稱之
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
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
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
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辨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

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
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天時人事
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
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唯謙與順一舉而二
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玄運上可以高德
於夙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與廢典矯舊失至明也
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常為
稱首者達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恡而不革反欲加
冗號以受實患哉玄元之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
不穀以賤為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于鄭告於諸侯

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
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冊稱之以其能損已
也臣顧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取其君不如堯舜臣
亦取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
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
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
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
參考得失僉以為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

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
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
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寤用甲兵
竭取財賦眈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
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
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
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
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連
寇常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
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

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
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
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
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髡剔以
薦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
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
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
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煙不可不洞開
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盪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
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

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知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

裁謹奏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冀寧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抄錄進來冀寧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慙顧慙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訐謨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寢興由

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逼脅露處郊畿園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讎密邇亦云憂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扈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

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覲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卽安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徃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

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却是
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
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
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
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
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
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
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駑實懷感勵夫知無
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
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

願旣免罪戾又爲褒稱庶奉周旋不敢失墜儻階
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
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
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屢宣密旨備談物理曲
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
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
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
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
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
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

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
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防大道也臣聞
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循誠於中可以
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
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
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
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
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
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者臣竊以
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可與之言失人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
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
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
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
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
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
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
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
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
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

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

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之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責蓋爲人之行已必有過矣

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為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又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拂者聖人之所尚至於稱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為言或以有闕能補為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尚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諫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為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為理本以直言為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為

霽雷霆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為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已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理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乎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理致太平之功其為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

人至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
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
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
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
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
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
楷摸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
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
晉文聽輿諷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
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

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
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
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
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
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
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
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
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
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
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予以虧天下之理于

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切恐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嘆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

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銜聰明厲威嚴恣疆懷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頓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給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銜聰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

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覩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覩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無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于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亾比干剖而商

滅宮竒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吶吶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策弘不得其一及為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

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已之過也垂旒於前黠續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切為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為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

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已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旣况有踈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蒸人本以為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宣於上則怨讟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

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
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也何從
而起古之無為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
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
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已
謂欲可逞謂眾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
說為忠順謂獻替為妄愚謂進善為比周謂嫉惡為
嫌忌謂多疑為御下之術謂深察為照物之明理道
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
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

於措置施為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
開獎善之門弘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
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
禦人以給不自銜以明不以先覺為能不以臆度為
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
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
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
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踈而斥之自然物無壅
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
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

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挾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已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干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

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矢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以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以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黷而不

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
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
天下有覆載含弘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
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
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
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
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
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三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四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蓄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毛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為成之收之而



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厚萬乘以效西戎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者售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穢飾巧求媚乃言郊邑貢賦所用盡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玄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餽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其明效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

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却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鑿輿外素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由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譏或醜肆謳謠頰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

眦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
頃者六節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
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
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
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
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
譎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恒性嗜貨矜功其患
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
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
人散豈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

散而已亦將慮有締姦鼓亂干紀而強取者焉夫國
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
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
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
百里時患其尚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
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灑濯其心
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宣其
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
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
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

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
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為銜
恩反過差為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
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
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
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
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
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
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毋獲珍華先給軍賞環異織麗
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

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垂庶悅陛下改過之誠
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
邑興行墜典整緝禁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恒賦天
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
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
疑焉恡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
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
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寧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

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語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班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詞朕所以更不疑惑已與擇得發日見其臨行從一等却論奏欲得且畱蕭復又頻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者必是蕭復計會遣其

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料苦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在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為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回為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為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為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變渝私

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為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貫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在於從一之徒寧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情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為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不一楮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囑求則從一等何容為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

不辯明乃直為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寃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寃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偽相揉忠邪靡分茲實居主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勉日上人並曾裴謂曾任金孫咸曾任京

周皓曾任丹延都裴胄曾任宣崔造殷亮李舟並任

郎何士幹姚南仲陸淳沈既濟已上曾任右臣近因

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

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

奏事四
理之資也所慙者恥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擇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實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接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旣符德號振淹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

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護委曲聽從觀其所為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汎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旣欲

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盛強
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
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却迴或恐聖旨
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
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
追悔固難為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
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大意云昨
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
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回奏云見卿論叙
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

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克平寇孽
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著異端何由起怨臣
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
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
失其便後悔何追伏願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
由所患太强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
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
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

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
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
防飛謗欲戰則遽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起俾之
同處必不兩全強者惡積而後亾弱者勢危而先覆
滅亾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危所切
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屯況乎
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寧亂李晟見機
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
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
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

素少慮爲賊此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
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
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
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
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攻當疾而徐則失
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
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
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折
之各趨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少應斷無可疑解關
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

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
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
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
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
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
患處艱危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罄陳芻蕘惟
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

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
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
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恒
宜謹惜理不可輕若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
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
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
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為賜足彰行
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齊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良仍奉宣

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謂信賞必罰
霸王之資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
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
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焚萬目皆弛雖有
善理未如之何天寶季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
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戍
歲增策勲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與焉
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
徒金紫普施於輿阜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于茲

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
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為試官虛名無損於事
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
竊以為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
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凡所
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
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
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
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
誣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

所以彰實也。是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于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勲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瀆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勲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

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效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悟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

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勲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殫而帑藏皆罄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崇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為國且植瓜種果多是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全其實何有不可固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四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不可向此間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卽擬將歸以禮葬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朕本拔擢將為腹心今却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頃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

徇身忘君臣之恥也別嫌獎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
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
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
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
建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
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許犯者義之愚淺者
怒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
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鞞立司
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
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尚

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而振警之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
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
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
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諍爲揚惡
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乎上天而心不
求悟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
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
襲與敗同轍者罔不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
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

愚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
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
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小大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
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
爲心恒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
唯善是求豈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
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
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
替彌綸乃其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
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

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
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
躅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
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
之太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
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
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遠而復制
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
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退終變桑
田啖啖靡除卒燎原野流煽已甚禍寔已成雖欲救

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也以小惡為無傷而不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陛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為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為用也甚堅其為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

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間義同一體事罔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於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極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悞得無諫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論木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

臣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陛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腸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為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為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誡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為左右有人復將焉用其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為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

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已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謹奏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公輔才行甚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

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
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竇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
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
乖本意者臣以驚執務在朴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
睿意玄妙非凡所窺如臣懵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
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
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
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性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
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
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三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

心鏡鑑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
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
人亦疑焉萬物阻之屯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
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
愈踈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億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
憾以至於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以
前者奏䟽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
以愚言反覆叅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
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
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

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億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責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為諫有可從人雖咎而寧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拂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典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頃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汴宋用兵摧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擒舉幽隴為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姦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寨則寄于他土其家屬則陷于匪人又屬汴路炎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園難安處是宜潰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

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
章奏言極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
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為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
危止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
以常事遺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
勅韓滉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威使周足因賜劉
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
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
勸臣不勝區區為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啟事以聞謹
奏

興元論解蕭復狀

不欽淑齋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
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既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
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
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
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
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
斟酌奏來者臣伏覩其表兼揣其情益以遠路傳聞
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
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為尤何則駐蹕奉天迤難已甚

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宜撫忽聞
變故寧免驚憂梁岷之間寤隘特甚輦輓攸止資奉
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
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
通禮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
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僚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
猗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
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奉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

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更令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
失緣孟皞年老今欲除蕭復為福建觀察使便令赴
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為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
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
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
駕適郊畿陛下悔征賦之殷繫念黎元之困悴誕降
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
優蠲衆情顛顛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
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既失望
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為

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當
諭以詔旨促其歸程遠近巡歷未周但令副使分往
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既畢
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
謹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近日徃徃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
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邢
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
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想尋

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
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
蓋尊領其要卑主其議尊尚恢弘卑務近細是以練
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
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
也愚智兼納洪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
纁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
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
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于下以尊而降黜卑職
則德喪于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

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曩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至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慮亦已甚

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蓋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馮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慝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高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機有獨馭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

防明獎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
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
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勲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
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于外變起于內
歲律未半乘輿再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
聖之德而遇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起睿心徹
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
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
今承德音尚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
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為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

漏往歲初奮師旅凶征不庭義烈之徒人思自效捨
逆歸欵者繼獻于闕下陳謀諫失者畢詣于禁門陛
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
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
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
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
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
畢力曩爾兇醜曾何足平臣固知久已理安無奉天
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
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

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為賊
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
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
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圈閉一
也既杜出入勢同往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
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
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既阻脅
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
取容唯揣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
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

窮兵竭財坐待平一人心轉潰寇亂愈熾遂致轂下
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
方叙忠良見忌之寃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
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者處之大刑賞罰既
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
服過而能改亂亦遄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
之遊矣陛下既闕慎于始又失圖于中收之西隅唯
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絀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
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衝偷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
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

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不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
又就加猜刻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
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
魚鼈成若龜龍乃遊益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
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
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愚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
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
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
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
恩古人有言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惠澤所及謳歌乃

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其尊
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
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
可以小失為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為無益而
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
覆車之轍為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六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頗被封章論
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
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
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忝龔
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倣擾岐下賊殺戎帥款
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
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邪但以乘輿未復大慈
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

則道迂且遙，維谷復為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莫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間，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唯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為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眾，豈唯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

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為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崩通以析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釁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為元龜固不可納腐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竊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

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霑誓御仁洽庶寮忝隨難之憂危恤從巡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諠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顧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鑒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效廢名浮於行則瀆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勲特

賜功臣之目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需雖多誰曰非
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
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
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
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
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
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
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之
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
其苟得之情況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

釁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心結勲臣憤恨之氣
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
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為
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覈之
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
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勲有蕭曹
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
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攘袂指
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誼譁訟寃矧今國步猶艱王
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恩倖競進之時文

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
誚儻有節效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
餘別無績用例徇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贊頗使人
計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
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歸不知遠近朕
意緣吐蕃士馬強甚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
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
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

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者臣質性孱昧不習兵機
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贊實深
竊謂蕃戎退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淑口奏
訖伏恐未盡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
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
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陰
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
戎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
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邊求寢多
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

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
逮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
赴難陛下推誠允迪厚賂招徠逗畱持疑竟不時進
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遠至猖狂每頗
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
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亦多豺狼野心曾
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剋
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
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
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

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為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
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
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效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
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
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
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
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
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
不堅急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
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一昨蕃戎

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蓄姦計
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此窮蹙之時輕犯近郊
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却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
兩時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
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烝黎不得寧居賊必耗上我
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不遺千里丘墟得將安用是
乃我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
書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梟神降
之災覩機若瞑遘厲自適實昊穹悔禍之應列聖垂
祐之期廓清妖氛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且賊泚

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倍誘扇
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肆攻過凡有血氣皆知
惋嗟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
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弘恆隱之懷天下
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馱亂思安和風旣揚昏侵
自斂蠢茲狂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
吐蕃于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
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城
歲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
賊卽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

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惡滅亡可必
賊之孤劣翦撲非難孰肯捨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
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既牽於利害之情理不
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
戰渾瑊統戴休顏韓游環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
尚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
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
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眷於犬羊之羣以
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忖度
謹冒昧以聞謹奏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

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
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
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
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
戎帥稟命則不成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分之於
閫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
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
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

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已為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為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捨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綬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蹙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經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

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敕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乖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置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凌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勲業由已義烈發

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
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
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開言
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
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
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
小大成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
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帝旨倍哉
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
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
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
賜渾瑊遣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
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
裕人罪已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
懲忿釋怨煦仁戴明畢力同心共平多難止土崩於
絕岸收版蕩於橫流殄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
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屯庶
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崇桃繼逆

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毗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殃愍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恐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益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翦除元惡會

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腐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剋殷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之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禋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犒有功綏緝黎烝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堙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

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穀
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
後而先則為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
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
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離亂之際必為將卒所私
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
適使憂慮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
懷懼必多餘孽尚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
若又懼之于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
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為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

者不為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
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
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
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
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
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
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
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頷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
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昔懼其情

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徵
忘亂在國如探湯以在莒為書紳之規以衰衛為覆
車之鑒則德為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
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
惟聖裁謹奏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六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七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勅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
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
陰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聞鈍亦竊揣量
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
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為害人
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
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
下竭力務寧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

忤成命良以褻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顛巖綴
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
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峰澍流巨石崩奔訇隱相
繼深谷瀰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
遏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皇邁殃皆不可測匹夫單
騎尚且過坎况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蹈不存之
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淩崩閣道淹圯環衛之
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為用陛下欲
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靈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旣
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

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入主舉措宜圖萬全必
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
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
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為慮耳倘迴
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
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鑒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懍
懍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
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

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既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
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
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
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
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既殊通執
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
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令隴右發兵齊映率衆東
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
映馳歸鳳翔貴先獨守營幕進無總帥退聞亂兵遂
爲賊泚所招給以同迎鑿駕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

得不從已受邀畱遂遭劫制身糜僞職兵隸兇徒雖
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
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
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卽是忠烈
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
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況復懷光未殲
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
始乃是汙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
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
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旣偷賊

勢思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
談以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
胡亂華淩汙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
所不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汙之見
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
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
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
勸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旣定四方
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柰何良曰
陛下所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

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
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
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
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
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
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
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
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爲善矣伏惟
不爲浮議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任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水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滂渚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旌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塗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

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事同脅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繫與為日久矣負譽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紜以至沒代其徼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為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諭其理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秤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

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
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
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
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
不亦反乎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
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
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疑已遭
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宇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
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機況楚
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

堅殪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睚眦晨
光既升勢自跼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壓
於其西邠涇扼制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
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踣躄何惡能為
願陛下姑務含弘普安反側促駕遄止錄功摘勩敷
肆肯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召韋臯楚琳俾入分文
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
榮奔走不暇安敢薑介復勞誅劔措置得宜萬無一
跌何遠適動不為後圖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淑奉宣聖旨示臣馬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
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淑奏來者兇
梗殲盪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
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淑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
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
福亦生禍喪有得之理得有喪之端故晉勝鄆陵范
燮祈死英克勁越夫差啓殲是知福不可以屢徼幸
得不可以常覬覦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
恣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
之輩幸兇醜覆亾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

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
請迴蒲版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
故微臣姑以生禍為憂而未敢以獲福為賀也何則
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取
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計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
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
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
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幸無辜不敢自保是
以抱釁反側者懼鉞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
之災及遂乃蝨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亘

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輅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
圍于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
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杌隉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贅
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
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劔戟之利帑藏
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
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
常之大號知黷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歛之勦財
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患知烝庶困
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埋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

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爲
之歔歔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鴟以奸音消浸沴
爲和氣由是姦回易慮黎獻歸心假王辟渙之夫削
僞號以請罪觀鬻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流亾凍
餒者希保於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
竭而重霈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曩
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
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
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恃臣禮推天誅圖活而
不圖亾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畧而未喻也請

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擁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恥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于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于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芻廩以牧馬。算歛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盛矣。旣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廖，而邦本已始覆矣。洎涇卒唱亂，泚戎搆災。豺狼整居於禁闈，猘兪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眾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于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

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為。旣而悅納之，倚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帶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戀土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恒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為欲，以百姓之心為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寧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

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
從古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
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兼得
矣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與人共其安則
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
察其崛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
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于兩階
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
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
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

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
之銛鋒叛者不賓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
使負釁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無功之責編氓以
困於杼柚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
攻亂豈有定一夫不率闔境懼殃一境不寧普天致
擾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
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臾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
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朋鑑元龜貫百王而
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

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念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今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螿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旣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叙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慝以咎已布明信以示人旣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

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寧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亂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翦除之爾今若改轉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間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平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密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慮

以脣亾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胡越而相欺憂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

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宜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蓄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泚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洙汙之黨悉無所問赦淮

右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氓休寵戰士符徃歲
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含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
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
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
曰淮右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
惡者必將曰河中洙汙之黨且有矣吾屬何病焉凡
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
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戰
勝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
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

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 想其潛
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
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
斯為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
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
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
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
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
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瀆威而蔑惠捨易而
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

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
亂之所繫願陛下難之慎之區區上千憂惜在此儻
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
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唐陸宣公奏草卷之七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迴奉宣密旨卿先奏令
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
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
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闡茲謬當大任
果速官諉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
寢興不寧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成命
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不達安敢勿言
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入而知人

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察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詐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偽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為太僕命之曰慎柬乃寮同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嬖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

大官得自柬寮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關即補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于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為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美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美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為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

奏議
位盡合、東在台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勅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勅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

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駑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雖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虛、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為酬恩之資、以此為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網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

須加獎任者。並宰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彰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旣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

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也。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旣得其人。慎謀其始。旣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規則勿果於用。旣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于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于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弘接下之規。明目達

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
辨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
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
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
者必明辯爲惡之端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旣得其實
又察以情旣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
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
言者不壅聽者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
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寃此古之聖
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旣納臣

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
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
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
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
病恒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
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
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
之言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
以其意性儉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
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

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弘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尚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爲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有詞則付法閱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懲典克明。邪惡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

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敷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諉。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

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東寮屬所柬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闇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當朝高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卽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

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寮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于周行旣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

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益麤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徃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

務拔擢弘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曆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徃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

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柬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蓋以小入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消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為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盜亾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
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
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
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
之司當今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
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
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
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至別商量處分既免曠
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

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無易於
此希顏適宣進止李巽知度支恐未相當且空與給
事中朕更思量司農少卿裴延齡甚公清有才宜令
判度支便進擬狀來其李衡亦從追取者伏以周制
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
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
有無懋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
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
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
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

為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數大
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貽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
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
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朝
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駁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
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卽合假滿待其朝
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論齊映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映替李衡緣江南與
湖南接近齊映齊抗既是富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

宜別商量者齊映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
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
臯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
多無足為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映抗良
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映禮部聖旨令且向
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
用精敏罕儔掖垣之較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
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
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增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為災彌月不止
或川瀆泛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
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
合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
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怒人咎已臣等每奉詞旨倍益
慙惶所以黽勉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
須遣使撫綏陛下尚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即議優
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以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
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關天
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侈其言度所

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恒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
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為不足致懷退省
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謀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
與臣比肩尚且相媚沉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
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斯之流
是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
天下大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
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
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為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
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

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為敗綿數十州余告于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況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淮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勅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冤濫應家有溺

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使委使臣與州府據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酹之惠存者霑煦嫗之恩霽澤下施執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卽具條件續進臣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丘隰水潦夏

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謫言固不誣
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修是能致於災祥
頃自夏初大臣得罪親黨並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
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
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
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
陽之運行自序臣等不勝覩災慙負之至謹奉狀陳
請以聞謹奏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

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有
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
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恭是由教化
未至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汙染淮甸職
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含
垢宥彼渠魁惟茲下人父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
亦有足哀傷儻弘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
使宣命本緣卹患弔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
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
寇讎恐非所以為計也昔晉饑乞糴于秦大夫百里

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
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里奚之言拒丕豹之
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
饑乞糴于晉大夫魏射曰無損於然而益於寇不如
勿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
義不如與之惠公信魏射之謀違慶鄭之議遂閉糴
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
而矜其人終於秦繆霸強晉惠擒俘是知棄然而施
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吾不失人此乃列國
諸侯徇務恤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

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荐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
為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
爽德政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
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
當其危迫之時尤資撫馭苟得招攜以禮便可底寧
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
懷柔萬邦准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
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
其自取覆亾尚亦不足含怒今因供輸有關遂令施
惠不均責帥及人恐未為允伏惟聖鑒更審裁量其

所擇諸道使並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畧使奏近日船舶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顏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緩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殺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會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橫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貴遠物則遠人格今既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二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沿邊州鎮儲蓄軍糧

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膺心經畧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裳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為憂勤可謂至矣其為資費亦已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致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于朝儻遇水旱為災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

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為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也故晁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實常一作為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責一作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

險運米一斛達于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跋涉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為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詞其事未遙足為深戒昧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

此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大備稼
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
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
哀匪朝伊夕有司為之請罪陛下為之軫憂遽擇使
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
糧道獲濟封畧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武
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
之危其為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
而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
時臣亦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其

所謂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歛乖宜利之所生
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念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
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
剗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
帥無律制事失權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
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
詔委任分鎮百千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
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
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
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

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闡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以扞寇讎護毗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

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征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而有

司隘谷不克將明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之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絀紵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胥吏之手既無

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通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師謂之有備其可

得乎近者公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
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畧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會
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稽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
不愛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墮廢
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
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
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
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
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慮夙夜疾心盡如焚灼
輒復效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

稅賦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軍之用唯於
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為陛下致邊軍十萬人
一年之糧以為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
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
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更無
所妨謹具揚摧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
王者所都萬方輻湊人衆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
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
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渭湍險之艱所費
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遵時宜者則曰國之大

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

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豐阜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毗庶

價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斛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斛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斛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為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斛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

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權造作相之初德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會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

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輪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關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為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已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斛轉運之費足以和糴五

斛比較卽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畧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

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斛八十價出糶計以糶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斛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糶米二十萬石每斛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

供邊鎮和糶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初糶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廊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放糶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糶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糶所於江淮糶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絕綿四色卽作船般送赴上都

邊地早寒歛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糴過時
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
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務利
農人仍取度支官蓄及車均融般迭請各委當道節
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
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
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六升
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
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
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

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
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
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亦可
更致百餘萬石邊儲旣富邊備自脩以討則有齊以
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衆爲
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者無
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
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
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
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

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欵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討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剟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商量處置寶參事體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寶參事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寶參在彼

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卽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至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旣得以爲辭衆人亦爲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寶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贖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旣未露人皆莫知臣等

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
況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
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
更少詳度竇叅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
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異典刑不濫
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叅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叅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
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
量若絕恐事體不穩卽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申案

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叅
宜更商量處置其竇叅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
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
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叅罪犯誠合誅夷
聖德含弘務全事体特寬嚴憲俯宥餘生始終之恩
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
謹具別狀其實崇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因亦難
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君重從合差輕叅
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叔
惡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竇崇與叅雖是近屬亦

去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乃聞激憤屢
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
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
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賤遠官竇申則
之並除名配流謹具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
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
特立不羣竇叅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作孰敢
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
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
甚與親交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叅罷黜迨欲屈足應

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
者再責竇叅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
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
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洶洶殊非令猷臣等商
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
為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叅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
贓竇叅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
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叅身既遠

賤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姦賊一謂叛逆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寃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披垣叅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謹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賊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愆忿於彝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

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謹奏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爲其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于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渝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

奏議三
五
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竟遭天誅
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
千宸嚴請頌遺愛微臣隘躅實憤于心謬承恩光備
位台輔旣未能滌除姦慝裨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
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
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
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爲報啓但告
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旣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
暇續當撰成旣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
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却迴訖不敢不

奏謹奏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二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三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
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
以有言相拒亦不足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俾依前者
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頗與苗粲進官朕未放
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
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
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
廷卿宜密知此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

仍不得冷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
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軀
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
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
又無奇崛之效唯當輸罄忠節匡輔聖猷衆人之所
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固然正心
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
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訴既是准制許
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
滯所以因對奏陳懣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趨環與臣

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瀆
宸嚴陛下特有眷愚曲加獎道寵遇踰等恩私倍賞
顧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
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
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
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
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
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
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
事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

督之內尚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何由通啓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温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

之為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珥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之道行此柄一虧為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包於矯

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之
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
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
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
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
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粲
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
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
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
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途詐之濫無罪

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
是以下無寃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晉卿
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
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
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強險猶應不為矧伊
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
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垂宜蒙昭恕理在不疑
又自陛下御極已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
為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
造成誹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

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脩廉隅者蓋由負載

厚恩尸竊大任旣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取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謂皇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怵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苞苴微賂苟或違道且猶知慙況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為事旣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缺墜彌甚為害如此

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
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士大辟之屬皆蒙濂除唯於
犯贓往往不赦豈不以貪婪為弊殘蠹最深至於士
吏之微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
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不為而下
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硃若上為之而下亦
為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
以為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
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
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

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
長窳窳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
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
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斁生人天下常
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
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
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苻屬多故有加無瘳操利權
食厚祿者當憂隱恤愴悶愧熬庶而又交通私賄翫
起貪風是令已困之民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為
鞭靴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受賂唯有二三宰臣

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汚行助成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於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普澄其源弘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少爲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

致怨路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實禁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獲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則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褒轉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于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訟壑

成災毫末既差丘山聚釁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
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
猶鄉間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
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
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却
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者或有意疑
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
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
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以通
物情絜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

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
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
李無黷貨之人邇臣無受賂之事四方風動幾致清
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
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
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與師
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
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
壽不治雍熙追懷前脩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
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

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念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灑灑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莅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罔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

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恥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郡國旣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寢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

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
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
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
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
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
懇詞繁伏用慚悚謹奏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寧因出遊從
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奏
撫軍州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

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為含忍親離眾叛自取
奔亡不勞師徒克靜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
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
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眾情萬榮
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
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微
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為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
如識之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
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
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來日續更面陳

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心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卽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頑藝識空乏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代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材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

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蹶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徵求之情殊無退遜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滑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

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債軍俱為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兇戾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善之則缺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處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能終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

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才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闊有異軍機引諭乖踈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為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脩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滎瀍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得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為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遣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眾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畧失

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為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卽鎮於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氓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尚號令由已部屬畏威緯脩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矚且為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命吳濬代之士寧兇頑輒敢眦眦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

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駭然垣翰之軍鞠為汙淥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為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算遠慮之計也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敎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覲之心聖人所以興敬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寧為將慢上虐大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為之斯可

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日所逐士寧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況又待之不壹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遑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卽變者皆為萬榮所誘許其賞給

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為軍旅所愛信者命為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不務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寧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為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為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為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

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
卽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
後事愆素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

論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
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斛七十
價已上大豆每斛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
替豌豆望令各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
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
所無只如螟蟻爲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

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爲
剋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窺利所得無幾
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
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
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
勅處分未審可否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
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
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

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
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
重改作革而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
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為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
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
充即便開場和市既優價直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
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
宸慮者乎延齡欲衒已能煩隳舊制苟收經費之用
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遼落廩圉告闕
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

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
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
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
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
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中併徵三年稅草
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
其為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
豐稔家悉息般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
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殖東作既闕西成曷
期況烝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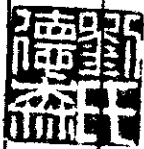
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財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地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為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卽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曾臆斟酌限

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隳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貨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卽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慄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藁蕩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

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幹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置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卽依此宣行旣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御

凶災度支謹守常規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爲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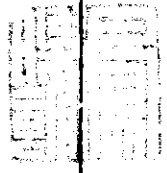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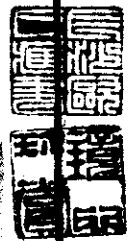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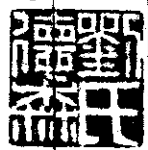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三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四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仕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卽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二



歲之糧以爲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事過之後。獲勅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行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爲俞。能不爲之歎惜哉。況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爲患。可不爲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儻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

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 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揆闇劣。屢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歛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

恒收冗費益贖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壽皇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叙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會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會莫知德不備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以睦鄰好會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會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遏可以禁侵暴

而省征徭會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遏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畧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叙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襄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弘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

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
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
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
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
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而叙之也又如
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論之
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凶息人固境也其有
遇中國衰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
萌禦之則我方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誘
之以利以引其權心結之以親以結其交禍縱不必

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
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
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
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
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
也故夏之卽叙周之于襄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
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
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
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
行卽叙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

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畧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不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慾則必蹙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造亂肅宗中興徹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功憑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趾竭

力絀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

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亾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

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抄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漸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

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闕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

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不必行故今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

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
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
欲備封疆禦夷一作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
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
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
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
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
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
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
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

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
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
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庸其數而不考其
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
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窟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
膚驚沙慘日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
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虞永無休暇之
娛地窮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
而趨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
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

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壤闡絕
寒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
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戚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
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疎平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
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
不加之以嚴憲其來也成負德色其止也莫有固心
屈指計歸張願待餉僥倖者猶慮還期之賒緩恒念
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瀛情
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
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推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哉

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
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
情思亂幸災又甚戎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
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
旌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
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旣居內
地精兵祇備紕綱遂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
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
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剽獲旋
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

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威不恪
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揣重
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
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
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衡律度無
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
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
於將務相遵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勳慮無功者
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慮罪以隱忍而不
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忘身

效節者獲誅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憤軍
感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褒貶
旣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
況又公忠者直已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
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
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
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
旣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
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慙馭將若斯
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

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
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
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隹務徵發益師無
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
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
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賈於兵衆矣今四夷
之最强盛爲中國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
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
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
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能

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
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
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
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
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彊變
化翕闐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使形若
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大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
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
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
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虺衆散爲弱迨撓離乎戰陣

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
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
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
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
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
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
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汗朔方之軍割裂誅
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
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
臨久得抗衡莫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

兵旣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搯
遜救焚冀無沾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
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
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
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
爲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
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
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
雖有厚薄之殊而無觖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
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

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為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為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儻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亾，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

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況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為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之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畧可施，則當

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
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
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
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詞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
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閫
已外將軍裁之又賜鈇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
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
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
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戒
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次輕其任以弱其心雖

有所徵亦有所失遂令分闕責成之義廢死綬任咎
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
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
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強相接兩
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
時始謀固已踈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
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
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
風颺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
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於

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嗇夫
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難以虛聲應援互相
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
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招復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
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
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
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
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之膏
肓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旣膏肓不瘳而苟啗
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

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
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
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
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
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
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
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
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
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
餘糧官為收糴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

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爲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東

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鑒聖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

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

雖悔無及明主當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謬陳狂
愚惟所省擇謹奏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四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五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三首

右竄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瘴癘翹心望徙既關霈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謫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則便進擬不出歲

內冀悉霑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又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驛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為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弘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與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則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為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玄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謫之人並許量移近

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為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訖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闕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背掩德見非古人錄用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弘之美庶增誘拔之途

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又進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尊位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洽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

矣切料竄逐窮僻喜聞霽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在葦淹卹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鄰近切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洪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卽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叙縱或未有遷轉亦卽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季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却迴或復寃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不須卽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已後遂爲恒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

里永無遷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
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
之橫移馴致忌剋之風積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
至于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
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
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
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蠹乃至於斯然
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
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
責有淺深固非盡是回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

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儆
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則
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
符而漸加進叙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
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恒處防閑之中
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蘊才者終不
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則
何患能爲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含垢之大
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
精詳旣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

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
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
關畿則但易以大州增其常秩所異人皆受賜施不
失平上副洪恩下塞延望纔將得所殊匪為優今若
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
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
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
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言其遠邇
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
兵則恐類例失倫措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弘奉

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
伏聽進止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
以能之義闡恭已無為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
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側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
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
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
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求

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腹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惟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污泥，疏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

時富懷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挾實之能，迨乎哀平，植靈昵比小人，踈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

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乎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踈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

其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先信。是以大道每隳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

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
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
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
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
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
肱隋哉庶事隳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
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
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
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

至于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
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
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末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
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
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
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柢悔為美況自賢人以降孰
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髦彥不以過
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
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
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

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之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官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

於脩身勵行聚學蒞官非數十年間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以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

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安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由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誤此所謂程試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盡是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旣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

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且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靈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寧蓋由舉得

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

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以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側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卽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卽入為九卿從九卿卽遷為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更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

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卽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鯀墮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鯀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書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

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爲宜然以臣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游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姑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叙庶位多淹是皆可懲焉足爲法夫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

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
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
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為中道
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
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
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
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
虞為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
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
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

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陞下
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
數改是乃循默者既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
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
成高至于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
孜孜慎脩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
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垂勸勵之方夫長
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
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
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

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
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大必差銖銖而稱至
鈞必謬益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
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
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
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
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
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
為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
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

徇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
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
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
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
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
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
而又睿察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
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
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
以梗於除授為精詳以避諉為奉公之誠以槪瑕為

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操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
倚撫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
眩惑目無全人選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
既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
不長資望漸薄砥礪凌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
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衷昧識不足以周
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
慙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諉刺之所生必怨
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為利
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

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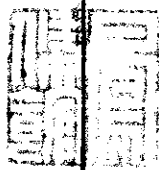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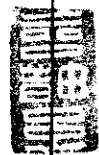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五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壹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



絹若綾若緹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為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為家法制均壹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

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為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錫胡亂華海內波搖毛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錯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畧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為必當其悔

乃凶。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為便。兵興之後。供億不常。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踈。竭耗編毗。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煩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感息冗費。以紓其厚歛。而乃搜摘郡

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為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為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利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

化時靡遁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緡宜其失平。長偽由是務輕。賚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

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絕。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為準。舊重之處。流亾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亾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

類會裁處。其於踳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為慮。得非彌綸又踳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踳。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況復亟繚禁絲。重傷宿痾。其為擾病。抑又甚焉。請為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既無定限。有司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為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既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刊。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為兩稅。

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歛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既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計。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為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

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彛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統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成睿旨。變徵役以召雀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麤計其直。以召雀為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為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為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

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既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厲疾鍾害。或水旱荐災。田里荒蕪。石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氓。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迄于大曆。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垂愛人

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言。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謂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歛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槩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儻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貪。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為本。以財為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為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為。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華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幸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頃因軍興。每貫加徵二百者。下詔停之用。

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為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洪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已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

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征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

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

凡生於天地之間。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而定賦入者。唯布麻。繪纈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為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

雜出繪纈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嘗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為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為有限。物價之貴賤。無常。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常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

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嘗不兼濟。以此為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為絹三疋。價既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為絹六疋。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

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匹其有純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

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今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

石數多少為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衙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為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為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淮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為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

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為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為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中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蓋貨。

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為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為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為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

於功賞。先帝邁含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頰。繫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既行。私賂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曆之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為兩稅矣。所是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為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

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旣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

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曳綈履。革鳥却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屢賜田租。以厚。烝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特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廛。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于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版蕩。再造寰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

初若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餒殍相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俸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後。米斗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旅萬里。或不齎糧。故人到于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二君者。其經

始豈不艱窘哉。皆以嗇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盈之效也。秦始皇據嶠函之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滿。自謂有泰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爲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戍。徵太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宜謗。恤隱者謂之牧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算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爲

富民侯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廉平。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此。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致蹙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效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

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歛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為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為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

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異表人主失之則不可
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
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
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
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
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
行小惠競誘姦毗以傾奪鄰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
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
又以復業而見優嗟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
日重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墮游服役則何

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
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
時變其所以為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
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
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
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偽
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偽
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
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
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

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斫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亾州
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
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
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
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
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
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爲汚萊有益煩勞無增
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
長數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
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

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
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贖人皆樂輸乎今或
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
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春矧伊貧虛能不奔迸
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逋逃
蹙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
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
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
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旣出於人固有受其
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

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斲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

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校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亾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常賦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旣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

陛下舉而行之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歛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歛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莫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歛穀租

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

費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懼夫水旱為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糶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為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然於開皇人不饑饉占觀初戴胄建積穀備

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為義倉豐則歛藏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宰士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大疏獸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

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
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
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為官
而備者人必不贍為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
昏明在乎所務本未務本則其未自遂務未則其本
兼止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為硬師旅亟興
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
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
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
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歛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

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儻遇荐饑遂至
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之恤或行
丐鄙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
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人父母之心
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乏之道焉可捨而不
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
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
下誠能為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
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
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

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
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計會
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
事叅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
勾當亦以義倉為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
便支用如時當大給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
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
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卽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
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歛散遂
以為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

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
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
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
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
餒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
繼之齊之苟能存誠幾有不至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歛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
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是
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

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
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
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
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
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
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弁下錮齊人
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
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恣曷有紀極天下之物
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
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室之產則千家之業

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
前代致有風俗訛靡庶困窳由此弊也今茲之弊
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
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
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
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
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
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恣人
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
依託強豪以為私屬貸其性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

無日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歛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稽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為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凌亾為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

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叙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

言朕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
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
才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
之事何由上聞鞠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
有微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難
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
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
知之非艱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
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垂幸甚謹奏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六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七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十一年三月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
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
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
所以為否也夫小人之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
有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昧離婁之目則天
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龜之聲
莫辨矣雖后稷之稽禾易長畝而蠹傷其本則零瘁

而不殖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以培克歛怨，以爲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田。

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日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曰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歛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僞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

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明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卽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氓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亾、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

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旣賴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旣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廛、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勅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庸、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蹶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干上、

欽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以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鑰、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卽是羨餘、悉令移入雜

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旣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証亦宜得罪、陛下旣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

庫用寘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事合給用則出
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
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
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
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
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
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
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
齡旣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欠逋欠妄云察獲姦
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

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
亂散失或遭寇賊斂數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
人戶逃匿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免填納或沒入
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
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
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取財物減少所
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
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貽
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
爲踈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

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既混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卽更下徵，重困疲氓，展轉流弊，旣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旣以折估為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為利，事宜矛盾，交駭物情。窮邊猶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為公忠，苟得出估為賸利，所謂失人心。

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殉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析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叟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食，常使平涼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廷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廷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

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恩勞靡替其為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總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為人執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凌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為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為詞史策書之足為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

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欲大墮省署之儀徙曹郎於廳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飫宮厨之饌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叅辭四方申請决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揮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為羣里中喧闐常若闐闐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虛人斲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為殷繁自非識究變通知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

之以均平。蒞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能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既懵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昧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為先。禮讓之行。朝廷為首。朝廷

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措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為公卿。使人具瞻。不論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亾。故其詩曰。方懋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反

予來赫又曰諒曰不可覆背善詈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正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持權縱暴侵削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臆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嫉事悉加諸匹夫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勲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憤取

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斂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脅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叙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魚然禮義之府鱗汚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迺之倫又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芻秣車破畜耗

略無子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
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
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
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
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
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
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
之間頗謂兼濟延齒悉照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
價錢以為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積已殫霖潦
之中樵蘇不繼軍廬輟莖官厨待然告闕頗煩於聖

聰微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
不啻累倍懸蹇狼狽率以為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
物情之所深駭事之外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
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為
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
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
口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跡尤彰足致其
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罪士而重
之以耗斲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
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

聖者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
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
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
財用將欲敗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
儻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
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
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凌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
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
是以惡者無繆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
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

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
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
舜之意務求已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
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謹旣聞玄德逾邁故虞書
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
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
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旣行昏德彌熾故商書
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
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
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善惡成敗

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
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
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
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證之此說理
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
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
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
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
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
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所切也夫理天下

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
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
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
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
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
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充人庶
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亦未之有焉故曰
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無令侵削垂庶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
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山周武以

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爲害亡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歛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爲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爲理陛下初膺寶曆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寔廣權算侵剥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眊戕恬然不驚反與賊衆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

覩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旣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蒸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迎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颯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

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一伍共其
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
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
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旣解諸道稍通
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
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
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
不其然歟旋屬蝨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
悉復殲於亂軍旣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
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

附何患蕪資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
爲已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
諸侯之富也藏於困倉 墮者農夫商賈之富也柰
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弃德蹙守
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
之取旣蕪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已有則建中之積
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
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亾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
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
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伐敦尚節

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為安陛下亦當為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為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為搏噬拏攫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樞之孽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

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畜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于何不可儻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上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為能事上以延齡

為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所效之
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
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
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
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
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
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
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秦安危之所
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
已同者為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

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為非。金礪相
須。不為是。恥過作非。不足戒。捨已從人。不足稱。為意
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
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
亾。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
既。若又阻抑。誰當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
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
臺賤品。證譁談議。億萬為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
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鑒人間。情
偽。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恩。豈不知

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幸 加黜退
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
豺狼上違權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
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裱一紀于茲聖慈旣以
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施觀
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
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
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尚高未垂諒察
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
臣自固之謀則過為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

非所敢避沽名衒直亦不忍為願迴睿聰為國熟慮
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
書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唐陸宣公奏議卷之七



